

寧國府志卷三十三

藝文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是故詩有國風傳有轉語察民  
行辨土俗胥於是而在厥後四庫五車霞蔚雲蒸而  
說者謂離騷爲三百篇之苗裔則馬班以下皆左國  
之別子耳孫也要言其志之所之而已宛郡得山川  
清嘉之氣人文蔚起載籍極博寓公逸士後先相望  
固文之藪而藝之圃也爰自齊梁以迄今日取其有  
關職志者存什一於千百於命市納賈之義庶有當  
乎考其文而觀其志藝也進於道矣

藝文一表疏記

府表

請行禮樂化導表

唐 裴耀卿 刺史

畧曰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皆若和氣浹洽自然化理清平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已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頌于天下比來惟有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指臣在州日率所管縣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注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等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維風俗又州縣所置學生不過五六萬人其中勸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過五六萬人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限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

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交有不願來集恐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宣州謝上表

宋 曾 肇 知州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網屈嚴科而賦命俾善地以寧親聖澤隆寬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蒙蔽之人迂濶於事以直道為敬天之實以詭情為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不敢為知萬折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愠汲黯之慙寧免世嫌子文之忠蓋出天性切服兩宮之知遇稍希八彥之激昂故有橫逆之來曾無左右之助既免投於荒裔仍擇處於近藩風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甘其順適道固隆於善貨恩尤著於曲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聽德惟聰使人以禮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方免官而從眾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修省凡正心而誠意必明辨而篤行金石可磨底慎子臧之達節死生不變庶幾徐邈之有常禪夙夜治

民之勞全始終報上之志

宣州監務謝表

宋沈括 監稅

自速深辜敢卜投軀之地。上繁寬典，過叨守土之優。藐孤進之一身，荷再生之至造。循惟忝冒，深目震惶。臣某始緣輦轂之誤，聞上辱朝廷之榮。選五更使，指八踐詞。林非常之恩，或兼辰而賜對。躡次之舉，不踰歲而屢遷。校前世獲遇之多，要古人報國之義。縱未得其死所，敢有愛於生前。志未見於事功，身已罹於罪議。上辜任使之意，下負生平之心。泥首追愆，汗顏待斃。荷至神之隱，郵不責備於蠢真。俯燭危誠，曲傳輕議。尚玷列城之寄，不失善國之安。負戴之心，願太山而可挾。保全之志，抑朽骨之重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下臨，大明委照。尚念孤微之緒，素無左右之容。特寬史議，而使之省循。過假州符，以觀其備。報天地之恩，有涖聖神之賜。難名苟效，死之有階。非沒身而巳，循踐此語。灰粉為期。

宋孫錫知府

上任謝表

祇奉綸言，出分郡守。戴恩彌渥，省已若驚。臣某中謝伏念，臣學術空疎，性識懵昧。惟拙艱而行，已耻矜尚。以趨時衆，方驚於華塗。居自安於遊宦，同時倫輩，滯東觀者幾希。末路孤危，甘南州而引去。尚慚尸祿之戀，敢有後薪之嗟。被寵中宸，假麾便郡。仰銜顧遇，何報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博容，至仁含育。多士選檢於臺閣，衆賢雜進於闕庭。顧此愚庸，未忍捐棄。俾分優寄，付責專城。臣敢不盡瘁，米鹽畢精。鈛朽獄市，不擾期習俗之安。寧姦伏必擒，庶教條之畢舉。誓殫綿力，以答鴻慈。

謝罷符寶郎通判宣州表

宋汪藻 通判

衆惡必察，宜卽嚴誅。罪疑惟輕，止從薄責。哀哀誤登於臺省，漂漂復返於江湖。中謝伏念，臣家世故寒材，能極陋竊。慕古人之力學，偶陪冬士以進身。編蠹簡之十年，最爲推鈍。隸鸞臺之一月，俄致顛隳。繇非才冒處於必爭，故公論不容。而交擊猥煩，簡札有玷。簪神尚依魚稻之鄉，獲近粉榆之壤。若非洪造，豈有餘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博採智能，疏觀情實。謂虛船觸舟而福心不怒，雖若無他。然獨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姑捐稍

廩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訓慈俯深循省自嬰簿領甘為俗吏之沉迷坐置銘詩誓復平生之玷缺

請改食鹽疏

明 戶部題稿

戶部題為民隱甚憐有額無鹽仰懇聖明垂仁勅議增課復制裕國便民事據山東清吏司案呈崇正九年十月廿八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直隸寧國府民陳士京等奏前事內稱寧郡六邑洪武初計口授鹽派有引額嘉靖時額引鹽五百七十斤部冊明載至萬歷間竟無粒鹽到埠止有空引投銷即官府時加徵督而商亦不至以寧間萬山之中離江五百餘里夏月水溢僅有宣城北路一線通舟其餘五縣皆山溪迢遠肩摩步擔至秋冬乾涸即此一線亦不能達夫路既阻遠計其斤數不足以資其別賣而額引之課亦非商之為寧郡所派之額適以小民不得不於浙省近地私販濟用而捕緝株既良民又皆為聖明之罪人是寧課祇入私販而寧民徒陷法網伏思高淳溧水去江逾遠獨不蒙皇上軫念鹽寧國猶在高淳之南去江逾遠獨不蒙皇上軫念乎伏乞垂憐無鹽之苦究商人不至之故念小民私販

之因勅下戶部詳議照高溧事例准行食鹽即不然查復祖制俾得裨補路費四季江掣河繇采石不致冬底乾枯酌增引數別立寧鹽令徽西土三商兼運到埠則六邑無萬生靈萬萬世感戴皇仁而寧郡鹽法永承無弊矣且增引則增課官鹽通則私鹽絕而向之食私者今皆無不課之鹽歲可得數萬金稍佐軍需是上有以裕國家之用下可以濟百姓之苦也等因崇正九年十月二日奉旨該部看議具奏欽此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具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寧郡六邑環繞皆山原行兩淮綱鹽據奏自萬歷年間並無粒鹽到埠綱商止以空引投銷而鹽則賣於沿江一帶府縣雖加督責卒不能行總由難於轉運商本虧折驅之不前者勢也寧民無奈何不得疏通之術應照隣邑溧水高淳以行食鹽二萬引而斤重掣連一如其例路由采石轉運俾無阻之虞則商必樂趨地方不苦於茹淡歲可增餘課遠餉割沒等銀一萬七千餘兩以抵兩淮無着食鹽缺額之數至於引價每引四錢五分督令徽西土三商每年聽部酌量上納本折以充軍餉填單關引行鹽毋許遲缺則此引價九十兩實可充增募之用一舉而上

下交利是誠事之可行者然浙鹽每侵淮地合勅兩淮  
 內臣并巡鹽御史嚴禁浙鹽毋令攙越致壅綱食庶可  
 行之永久耳既經該司查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  
 欽遵施行○崇正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本月二十  
 七日奉旨這寧國食鹽引目斤重掣運照溧水高淳例  
 及改由采石蕪湖到埠併每歲增課銀兩抵補兩淮缺  
 額引價照數每歲聽部酌量上納本折填單關引以充  
 軍餉事宜俱依議其嚴禁攙越免壅綱食着該監及巡  
 鹽御史着  
 實施行

宣城

奏免雪梨疏

明王完 御史按

略曰按屬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斤進太廟薦新又用  
 四千五百斤解赴禮部轉進內府分賜各衙門食用此  
 以下奉上非泰也第嘗考之會典止開南京供薦未有  
 進北京之文臣聞前梨其色味固與諸梨同也士民矯  
 揉其色名之曰雪梨實欲賈虛譽以罔市利聖祖定鼎  
 金陵每歲僅擬梨四十斤宣城近在畿服任負可至雖

多取將不為虐則寡取之我聖祖愛民之仁蓋欲節其  
 力而不盡也於時如直隸河間并山東等處亦有脆白  
 等梨香美甲於天下而不以紀貢者地遠民勞無益而  
 有損故也厥後遷都冀北於河間等處最近亦猶宣城  
 之於金陵又何舍近圖遠尚爾取辦於宣城之雪梨乎  
 况此梨者每二十斤計可一簍一簍之費雖百錢未了  
 也顧船七隻支銀一百二十六兩官一員部支給盤纏  
 三十兩兩園戶四名盤纏百倍於官較其梨價纔十分之  
 一耳果何益哉幸而抵京則經該內官生事需索少不  
 如意動輒指摘解領之失往往逮繫瘐死於獄無所抵  
 告吁以一梨之微偶因獲薦庭實而其流禍至於如此  
 若門萬里其誰赴愬之哉臣思此梨專為薦新而設寧  
 神之道莫大於得四表之權心今以一貢而宣民疲於  
 奔命勞民傷財鑄為怨府伏望皇上遠祖三代慎德之  
 道近守祖宗仁義之法毅然賜罷永為蠲除以培我國  
 家仁壽之脉於億萬斯年豈非一盛德事哉○正德辛  
 未年奉聖旨南京太廟照舊辦解其進  
 貢到京既過時朽敗以後不必進禮部

奏止宣涇養馬疏

明楊鏊 御史按

為乞復舊制以安人心弭禍變事據太平推官朱孔陽  
 安慶推官李欽吳呈稱遵依取寧府屬并高淳派馬始  
 末文卷及拘宣城城應審民人劉賢六等逐一查勘明白  
 并督同知縣宣城城方一桂高淳劉啟東各從公會處隨  
 據各結稱洪武年間因宣城民劉漢價買溧水縣分撥  
 高淳民卞立等相國圩田二千一百九十餘畝又鹹魚  
 毛二嘴馬場田地二千六百二十三畝八分買後自用  
 工力於前馬場內開墾成熟田地一千五百三十三畝六分  
 又唐巽三等各原買該縣象場一千三百七十五畝認  
 佃象場三百七十二畝及唐正六等各承佃當塗縣象  
 場九百七十三畝遇造黃冊照例寄莊該縣納糧當差  
 以致該縣民甘蕙萱等妬買結讐於正德十三年設端  
 呈告該府縣申奏要將高淳領養蒙城等額定馬匹改  
 派宣城分養土民金璉等不甘具奏蒙行巡撫吳委官  
 於嘉靖三年七月內親詣彼處查勘宣城繫坐萬山額  
 無草場開國以來即無養馬及驗太僕寺主簿廳先年  
 倪給事中等官會議定派馬政手本並無來歷相應分  
 豁及踏勘得劉賢六等前項開墾田地草場已經盡數  
 退還該縣管業因該縣人民意欲推馬故不收藉延至  
 嘉靖四年又行申稟本院照舊情詞將伊額領蒙城等

縣馬三百十九匹稱說本府先年虎狼為患寄養蒙城  
 等因奏派宣城等五縣領養因民不服將情奏行撫按  
 衙門會委推官朱孔陽李欽吳同應天府通判夏元推  
 官趙儀寧國府推官周憲遂一查勘得宣城等五縣委  
 坐萬山額無草場又查本寺手本洪武至今並無養馬  
 并寄養蒙城等縣情由蒙將前項議派馬匹仍令該縣  
 照舊牧養但稱該縣民疲差解浩繁議將該縣遞年原  
 出辦驛站銀共一千四百五十六兩三錢改派宣城等  
 五縣出辦每年本府俱解赴應天府交割各遵承領應  
 付以後再無致累該宣民劉賢六等原買相國圩田地  
 鹹魚等嘴馬場唐巽三等原買并認佃象場俱照數退  
 還高淳縣徑自召民承佃應納糧差唐正六等原佃當  
 塗縣無干象場仍聽各戶照舊承佃辦納錢糧不許各  
 縣指此告攀領馬如違各甘重罪等因據此隨該各職  
 會同夏元趙儀周憲勘得退出田地肥瘦不同合該  
 縣搭酌均勻徑招無業人領種先儘先年養馬人戶次  
 及近便居民不許奸豪攘奪又劉賢六等產業所去既  
 多情在可憫合行宣城縣查將各戶誰泛差徭量免十  
 年以示優恤以後不許指此為由再與高淳人民結構  
 如此則寧國雖不養馬却分養馬之差衆輕又復易舉

寧國府志

卷三十三

六

高淳雖仍養馬却無養馬之累差科似已盡除實為彼此兩便等因據此會同巡撫陳參照得為政以安民為先聖意以便民為訓今觀各官勘處情節於事體頗亦周詳及據各府呈報緣由於民情又已承服彼此既便似在可行乞勒該部查議上請俯賜施行○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兵部看得巡撫應天陳巡按御史楊俱題稱先任巡撫吳議將高淳縣官馬分派宣城等五縣均養雖是少蘇高淳一縣之困苦而未足以服宣城五縣之人以致聚眾擾攘奏行再勘已經會委各府官查勘明白又經再行各縣人民承服無詞是亦通融均處民不偏累合無依其所擬仍戒飭各該府縣官毋得偏私再啟釁端及曉諭所屬百姓今後務要安分守法毋干刑憲等因嘉靖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部尚書李鉞等具題二十九日奉聖旨是

題請黃連全折疏

國朝 鍾有鳴 御史

為寧連年久不產遠方購覓維艱仰祈

睿鑒改折以充國用事伏惟我皇上法古繩今信孚四海錢糧項款悉照萬歷年間徵派誠唐虞再見萬姓歡騰臣巡歷寧國府據該府

六縣紳衿耆民劉維仁秦鳳儀等連名呈稱寧郡古稱宜州方書所謂宣連唐宋入貢元朝罷之洪武定制太平縣歲進正貢四十斤至萬歷年間裁減其半止折色二百斤徵銀六兩其宜南五縣歲派黃連一千七百斤每斤折銀八分後酌照蕪湖常價每斤加足三錢派於六縣徵銀解部此萬歷年間全書并順治五年以前會計可按也向操撫具疏入告部覆尚徵三分本色之一但五縣原非所產即太平一縣舊歲上連根已挖絕值今楚蜀道梗採買維艱徒累血比懇念窮黎為民請命改折庶輸將無誤民困獲蘇等情到臣隨行徽寧道查議今據該道孫登第呈稱照蒙前因備行寧國府酌查續據該知府秦宗堯申稱府屬黃連不惟輟買抑且難解太平縣土產既絕宜南等五縣採辦尤艱所有應解一分本色黃連情願照布政司十二年定價每土連一斤價銀三兩二錢全徵折色解赴藩司彙解民樂輸將等情到道看得寧郡六邑領解黃連一千七百餘斤外太平縣歲進土連二十斤歷來俱解折色全書可考迨我朝因川途阻滯亟需土連乃盡改折為本是以積欠

未完前操撫李特疏具題部覆八分本色五百六十九斤一兩并太平縣貢連二十斤歷年積逋終不能完本道節行提比敲朴徒施號泣求免本道觸口傷心如同塚痛今士民公呈該府確議應照藩司定價每斤三兩二錢誠屬至當但折銀解部轉發別買難免水脚之費合無每斤除三兩二錢之外加脚費銀八錢共合四兩通作正徵解以甦民困等情到臣該臣看得宜南等五縣額解黃連素不土產惟太平一縣舊有黃連二十斤亦年久根株盡絕明季俱徵折色至我朝改徵本色批差里民四方購覓但黃連產自滇蜀今值路途梗阻貨物缺集是以數年積欠未完前操撫臣李自荒其疏題請部覆以編價既少黃連又非土產今所用不多改折三分之一仍用本色三分之一併解此亦部臣軫恤民隱之深意也查九年至今二分折色俱已全完其一仍用編之價今昔懸殊即日事追呼萬難措辦臣愚謂黃連必需蜀省為佳寧連既絕土產部覆所用無幾若以皮骨僅存之民而必欲竭辦難得之物誠非所以計邦本也臣至寧郡士民遮道哀號每斤願

皇上洞察殘黎俯將一分本色黃連准改折色徵銀解部庶百姓省採辦追呼之苦而國家稍充軍需之用矣此係地方疾苦不得不冒昧上聞統祈勅部議覆施行順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題

南陵

奏除南陵養馬疏

明周詩知縣

奏為乞查舊規祛偏累丐聖澤以甦民苦事臣寧國一府轄宣城涇縣寧國旌德太平及臣南陵六縣為界萬山之中原無草場額不養馬止立織染局一所六縣每年織造素段八百疋三年改造花段一千疋又科六縣田地每田三畝起馬草一包除宣地五縣外本縣土地科馬草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包零每年折徵銀四千一百七十五兩亦緣不曾養馬之故此有隣界太平府所轄當塗蕪湖繁昌三縣額有牧馬草場派養駝騾馬匹以繁昌一縣言之今養馬二百匹其繁縣草場共七千一百九十畝大約草場三十六畝養馬一匹緣此太平





昌而餘下六百八十七匹之馬均派宣城五縣可也馬  
 草之殺織造之說凡以昔不養馬之故今馬不可去則  
 是二者之供謂宜獨免南陵而均攤於五縣江夫弓兵  
 之銀昔以濟繁昌之衝今衝歸本縣則是五縣江夫弓  
 兵之力謂宜較繁昌而獨助於南陵仍乞天語行勘  
 衙門毋拘近日之成案而做國初之舊制毋憚一時之  
 更張而酌近日之事勢每年平多二萬之費則宜損益  
 於一府之中而使之得其平則庶幾膏澤均沾覆盆蒙  
 照矣奏准行查是否繁昌  
 權寄印今應作何處分

請改南陵縣為大學疏

國朝 林之濬 提學

謹題為循例請廣入學之額以崇文教事竊臣瀕  
 海下士荷蒙

特旨 觀學江南巡歷各部伏見人文蔚起皆由我  
 皇上 數十年培養之恩兼增廣入學之數是以童稚單  
 寒咸思紙彌誠千載一時之盛也茲因寧國府知  
 府 奏 賦 俸 詳 據 南 陵 縣 學 生 員 劉 景 等 呈 稱 凡 進  
 取 人 才 以 賦 稅 之 多 寡 定 入 學 之 額 數 寧 郡 六 邑  
 官 城 次 有 陵 次 有 南 陵 額 後 賦 稅 四 萬 有

奇 涇 縣 僅 二 萬 六 千 兩 涇 縣 同 宜 城 為 太 學 而 南  
 陵 抑 為 中 學 又 每 遇 歲 科 應 童 子 試 者 南 陵 亦 數  
 浮 於 涇 數 多 額 少 乞 題 改 為 大 學 等 情 到 臣 隨 經  
 批 行 布 政 使 司 確 查 今 據 詳 稱 南 陵 編 糧 較 涇 將  
 倍 而 人 文 亦 盛 應 照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間 河 南 學 臣  
 湯 右 會 以 陝 州 葉 縣 之 權 賦 多 於 信 陽 請 增 入 學  
 額 數 之 例 懇 請 具 題 該 臣 查 得 南 陵 人 才 殊 眾 而  
 額 徵 賦 稅 實 多 於 涇 數 科 取 士 抑 為 中 學 較 涇 之  
 下 未 免 遺 珠 似 應 一 視 同 仁 改 為 大 學 則 士 氣 益  
 奮 文 治 彌 光 矣 臣 謹 會 同 督 臣 某 撫 臣 某 合 詞 具  
 題 伏 乞

府 鑒 初 詳 議 覆 施 行

奏免旌德養馬疏

明 張 鳳 翀 印 縣

奏 為 乞 恩 分 豁 安 派 馬 匹 以 安 黎 民 事 奉 巡 撫 部 御 史  
 吳 鴻 舉 到 付 為 修 舉 馬 政 以 蘇 民 困 事 行 府 到 縣 旌 德  
 縣 養 馬 四 十 四 匹 以 遵 依 等 因 臣 奉 依 出 給 票 帖 拘 到 部  
 衙 甲 長 方 揚 等 據 稱 僻 處 深 山 自 國 初 以 來 額 設 秋 糧

夏麥又水夫糧米及派辦等項物料銀兩遞年徵解兼有重則糧田每畝九斗六升起科每歲登路擔往南陵交割則往復四百餘里崎嶇萬狀又南陵先次養馬累經踏勘得本縣山多地窄並無草場逼令每歲加增二硃糜皮等項解戶該銀九百餘兩并增蕪湖抽分廠南陵役每歲用銀三百餘兩前項又分外坐派銀一千餘兩俱抵養馬之數俾有卷案可証今令各都首派丁養馬切緣本縣既無草場告舉且與高淳隔遠五百餘里又無官員踏勘巡撫吳廷舉並未巡歷不知山川之險易人民之貧富為解宣城高淳之爭遙想遠料飛派馬匹割付明言一害五縣均當非敢不遵竊思本縣東南一十里西北三十里俱高山峻嶺虎狼出沒並無湖灘草場民居尚且無地豈有牧馬處所今務然批拘餽馬其實變亂成法大小人戶連年辦納前項差糧已屬十分艱難又添養馬四差上加差實難存活自割付到後府縣查勘丁田編立馬戶富者舉家悲哭貧者挈家逃竄十室九空且旌德縣先年八十一里後因地窄差繁人養馬者論里分多寡亦州上海等處俱七八百里若論

人民富實徽州六縣客亭徧天下家家鉅萬若於鄰近廣德等州俱係切近地方割付前言普天王土便當一概編充豈宜偏累山縣小民等因其告到縣臣見民情不願申本府并撫按議處外竊思為政以得人心為本貢賦以任土為先臣今奉命官旌已逾一載山川田野皆所徧經各民所告之詞亦皆有跡可據且高淳土地平坦數倍旌德高淳止因養馬以致銷乏况旌德之窄隘日後民窮事廢恐更有甚於高淳未免勞九重之憂也且今各縣俱係祖宗根本之地切近南都尤當培養不宜騷動臣所居者朝廷之官所治者朝廷之民職在撫安百姓奉宣恩德茲者親見民情不便不敢坐視巧為為此昧死上言伏乞皇上再勅兵部轉行撫按親詣該縣踏勘地方寬窄草場有無山川之險易從常議處使民心輪服邦本又安不勝激切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老人呂奎親實奏聞

府記

築新城記

南唐 韓熙載

我唐中興三葉聖歷再周義聲騰於九有靈光施於八  
 誕用將下武克殲勅敵重營堅壁以制不庭乃詔寧國  
 軍事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宣州諸  
 軍分平斗地控制荆吳扼天下之嚙喉作關東之襟帶雄  
 如侯甸必須良將之籌謀勢壓江山實假崇垣之壯麗  
 於是特飛鳳詔命展金墉公乃選五稼豐登三農閑隙  
 遂敷心計因著土功是以將校呈規工徒獻藝士皆樂  
 往民以悅來荷長鍾以成雲陳豐畚而翳日因高就遠  
 以日繼時萬堞才成堅同石堡四門始畢儼若玉關爰  
 自戊歲二月興役至癸亥年三月畢工所築新城自  
 金光門西北轉至舊城崇德門東北角長五里三百三  
 步從崇德門以南轉止金光門東長四里三百三十步  
 新舊城共長一十里一百九十三步新築濠塹亦從全  
 光門遠新城轉透大溪長八百九十四丈深三丈有  
 餘造成大樓八所其諸敵樓橋道不可殫書山是下難  
 豐餘重門起忽飛閣神行而聲漢城垣月照以疑雲  
 簾翼舒離楹此躡高陴而山屹方纒器以制天引一  
 柄以星嶺下臨無地走長廊而雲市橫射新天引一  
 之寒江自為天堑環千尋之深逾宛是湯池固可藩屏

皇居折衝萬里者也美哉城之為役也暫勞永逸既不  
 驚而不崩有備無虞信可大而可久銘功勒石以播無  
 窮癸亥歲  
 十月五日

保豐臺記

明 朱大器 知府

寧國古宣城郡也據金陵上游山環而風萃水曲而氣  
 結是以上多四方之志而民鮮百里之游擁沃饒以為  
 刑侈露積以為富挾膏腴以傲刀維即良賈資斧弗讓  
 蓋東南一樂土也郡城肇自晉咸和間民俗敦朴尚里  
 居不樂雜屋市闕城宅著姓無幾惟城東越虹橋夾宛  
 甸瀆水而居多巨室大賈即土人亦僑寓焉生齒之繁  
 息泉貨之殷盛物產之滋殖棟宇之輪奐甲於一城獨  
 稱豐里歲乙卯予繕雉堞乃作甕臺為泰和重門仍樹  
 數楹於上其勝槩正當斯里之最盛處也因題而名之  
 曰保豐臺夫物以豐為貴豐必有所養而後致亦必有  
 所保而後永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幾固在上而不在  
 民也噫世豈有不樂豐之民而卒不能豐也亦豈不樂  
 傳之子孫而卒不能傳也又豈敢以尤乎上之人哉先  
 時郡大夫不聞有賢者歟必其能仁含惠育而不戕其

命必其能節用約取而不傷其財必其能平秩茂對而不繁其令以奪其時必其能奠麗受厘而不苛其政以墮其業是以繁息殷盛滋殖而輪奐若是彰彰也雖然民豈敢曰茲豐也是吾之固有哉適有厲民者肆於民上其淫刑以逞也蒼鷹乳虎酷若吞噬則民命皆草菅矣向之繁息者將不為墟里乎其貪墨以自便也椎肌剝髓屑越而不顧則民力之普存者皆溪壑之資矣向之殷盛者將不為荒郊乎其縱耳目以窮民力也疾馳迅噴鞫若雷霆使民釋鋤弛擔奔命之不暇而不知民事之當急矣向之滋殖者將不為委土乎其微歛無藝囂然橫索也先數未盈後數旋繼參籟嘯追呼日及其門而坐視吾民授瓦斲墁發屋而鬻諸市而不恤有殍且離矣向之輪奐者將不為敗垣乎是民之豐不豐也孰使之然哉吾為是懼役民之力不啻若自其已勞也用民之財不啻若自其已費也三宥可從寧為鸞鳳之過而不敢效鷹鷂之擊一分可賜寧存保障之心而不敢求繭絲之裕於訟鬪必教之忍於忿爭必教之讓平其情以完其家於賓供寧禮文之不足於交際寧問餽之不行而不欲浚百姓之脂以要一人之譽凡所以禪心役志惟欲保吾民之豐以不愧前聞人而已噫前

之豐是郡者吾得而師之也後之保是豐者吾將以俟之也苟削崖窾恤予言為不妄則宣民其永有利賴也夫作保  
豐臺記

重修府城碑記

明汪尚寧 宣邑人

宣郡之有城自晉內史桓公彝營之增於梁拓於隋新於南唐甃甃於元以入國朝正統間前守葉侯錫飭治之迄今百年浸以陵敝垣堞頽缺可援可踰諸城門鐵落根腐啓閉實艱且警舖蕪蕪或兵不設寇攘時作城中人屏側以處衛官艱於軍三民七之辨即稔知不以言或一經始奪於務鼓及費鉅輒止歲乙卯夏朱侯東源將朝命至郡旁行顧瞻戚然動容檄宣城尹姜君倣估工費而覈其數約銀一千三百九十二兩有奇於是郡父老相環舉下願賜生成侯顧而歎曰以千金之費保民誰當斯之爾民毋憂也眾皆垂涕乃聞諸臺乃戒徒旅衛三之費府代之而後補之爰查屬邑原派可田金之贏日久未輸不徵將侵於是乎取之屬姜君總其收納之數縣丞崔璜主簿勞紹相等分理其緒既筮日分財用飭器具平水土議遠邇量工作俟間出以程能

糾情別駕虞君俊判周君尚忠節推江君一川克相厥  
 功於是卑者以崇頹者以緝薄者以埤缺者以完朽者  
 以堅無或不周樓櫓雉堞門甕舖塹仡仡將將玉關金  
 甌也工與於是年七月迄於十二月費金僅一千三百  
 有奇建盤詰廳為間者六又濬汭家蕩井一井東偏外  
 比城河城中地高艱於汲計至豫也又檄衛修其五兵  
 嚴其晝夜之禁乃告成於諸臺時濱海倭警烽傳無何  
 逸入浙徽虐焰數千里侯樽俎折衝民恃有主固以城  
 之巖險况其疏附後先之畧一方之藩垣屏翰攸在惟  
 寧而無斯畏也固宜於是郡父老舉欣欣叩階下陳謝  
 功德因合詞謀紀侯績夫掌固司險列於周官重門擊  
 柝以待暴客乃自古而記之卽墨存齊晉陽安趙虎牢  
 阨楚往鑿明也王公設險豈其能外是哉古之君子榮  
 其寵祿任其休戚吉凶與民同患懷其永圖修其城郭  
 以待來者卒有事變可憑可戰而無意外之艱異哉從  
 政者有漫不事事非因監司涖止則闡閣莫由履其武  
 也而侈然自高者則託於城郛之誦曰吾方設險於無  
 形不屑乎此以其偏見虛聲厲天下豈若修其本而不  
 弛其防備其患害而享其至安如侯之為圖誠遠哉然  
 吾尤有喜於侯之學道愛人而斯民得見君子之澤也

孟子言之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今是役也不濡阻於軍需不偏累於有司以惟正  
 之供勤必不可已之務永其安而不欲傷其力何其功  
 之敏而籌之精也侯勤儉正直二三年間雲施澤流凡  
 所明作悉類此能恤民以舉事真古羔羊之風予不佞  
 比於春秋用民合義亦書著之於篇以告夫後之為政  
 者侯諱大器江西之建昌人以  
 名進士刑曹郎中來守是郡云

修城記

同朝王同春宣城

宛城東北面大河西南臨山谷延袤近十里維堞漫衍  
 包圍原隰以設險洵巖邑也近且兵荒頻仍號罷邑矣  
 不暇以力役征順治辛卯夏雨霑西南城址陷地者  
 數旬腐四十餘丈越數日西月城告圯東南陽坡山城  
 復告圯舉邑愕然莫知所厝太守管公進余而告曰城  
 重務也四郊多虞不可以旦夕緩而費且不貲民力竭  
 矣帑有緡餘宿儲乎當奈何請於上加派不可謀於衆  
 編富賦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又不可抑守與令有  
 上者也不可以後余曰謹受教其盡汰諸浮費區畫以  
 鳩工公復進徐而言曰今將形民之力而有醉飽心茂

以濟矣假令先徵斃後償價必無以應先督工後給餼無以應董之胥吏勿躬勿親又無以應余曰謹受教其息訟緩徵尾我公以從事蓋公之為治精明簡當多惠多士料理既推赤心以與甕工約給兩膳爾以資兩陶爾其毋寧毋廣與匠石約給爾餼以贍爾膳爾其毋悔毋偷復憂眾以頌徒眾每役日給米一升及蔬鹽之費罔不詳盡眾咸樂事赴功恐後公復乘朝考夕糾之暇率余躬親臨視更其老弱節其勞苦問其饑寒而喫咻之日傍暮方返於是人感公之忠誠益競勸子來乃刻木為榜榜磚為壁而灌灰以實其中增卑倍薄雉堞峨峨矣計西南修築廣四十丈餘陽坡山城廣三丈餘西月城廣五丈餘用磚料灰料木料凡十萬有奇工始於辛卯夏成於壬辰春是役也官無額費皆設處為功以民力不以民財是以眾庶爭先成功不怨豈惟不怨且驩然序終始矣余不佞從事雖勤非奉教我公無以及此豈非其澤有暵不朽者歟工甫告竣會公晉汝南藩憲以行如人上為謀阻豆附單淚去思者不一而足而是役適成及刻石為碑公為余不佞起思公之德也

令守宛秩滿晉汝南兵備使者

開元以來良吏記

唐 陳簡甫

君子所貴乎德德積於中而化行於外大可以象鐘鼎次可以被絃歌所謂古之遺愛雖沒而不忘者也宣州秦故鄣郡地阻以重山緣以大江封方數百里而銅陵鐵冶繁阜乎其間故其俗佻而侈其人勁而悍屬鞮揭鍬者習以為常易於寇攘昔號難治武德中天下既定惟茲土後附自是朝廷艱厥居非勲賢崇茂文明中正清貞孤拔法令峻整者無以割符為邑焉先天之前人物洶淪矣暨開元距今惠化浹符為邑焉先天之前人上存淑問存諸故老僅得之數公有若裴公耀卿者蘊公輔之器受分憂之任以為立政在於樹木樹本在於設教設教在於率身乃挈其源舉其端削頌苛布寬惠易簡得而庶務修豈弟行而羣心化赭衣墜而者知禁鄉校黨庠者胥勸自是宣人始服教矣開元癸酉歲國分十道署廉察以督之此州統江南之不率人之不康乃詔六州而班公景倩始受命焉公介以飭躬廉以從政以

為法者國之柄天下之平寬則阿阿則公室之權削矣  
 急則刻刻則民下之怨生矣江右荒服政紊俗訛濟之  
 以猛張弛在我乃布法申令舉直繩枉恤人之疾苦除  
 吏之貪暴踰年坐貶削免者百有餘數澄清之志於是  
 乎得矣有若竹公承構者高節孤貞懿行方直秉法以  
 御下去邪以就正鰥惇於是乎康豪奸於是乎息代班  
 之政不易其舊閱歲而屬城放黜者幾於前焉初上以  
 遐方罔廸邦禁思文法之臣而二公繼蒞茲政斯和人  
 斯寧俾吳楚之俗不僭於度者繫二公是賴豈比夫延  
 年有掃墓之稱郢都垂蒼鷹之號彼皆峭深而不我監  
 豈可同年語哉有若裴公惇復者繼班竹之餘承法理  
 之極變而通之使人不倦推而廣之使人知化振綱而  
 日張舉大而細集故治破觚為圓變齊至魯澆俗於是  
 勸於義矣有若大夫李孝爾者行溫而恭政清而簡不  
 矯激以干譽不嚴厲以臨下反躬而令行存誠而化達  
 天寶初自太平長遷於涇與太平壤距而二邑懷德為  
 二邑僅盈十稔蓋久於道而惠和之德漸於人之血氣  
 矣故溢於去思形於謠詠後卒比州長史以桐鄉之愛  
 歸窶於涇而家因寓焉為州人思之獨完由羣盜聚而保之邑人  
 上權難者比肩而李公之問獨完由羣盜聚而保之邑人

日無忘公之德也於戲召公之化勿剪甘棠柳季之仁  
 不薪其墓豈若凶寇懷惠束手侵掠又難於古之人矣  
 招討使給事中袁公異而上聞詔贈宣州刺史旌善也  
 有若司功掾張邈者清而廉謹而信非自公無以舉非  
 祿稍無以入私謁杜于居官賄贈絕於故吏蕭蕭然有  
 寒松貞王之操焉由是累辟使車今奉丹墀青冥之階  
 其在茲也昔在漢世黃霸課最於潁川魯恭化流於中  
 牟皆異時齊芳高映簡牒焉若一州之政年未三紀而  
 循良者六人歟大歷初兼御史中丞陳公統方鎮臨此  
 緬想前哲徵諸輿論以為旌善者所以崇德作頌者所  
 以垂勸如數君之美沛乎在人而不播絃歌傳竹素迤  
 邐頽靡與尋常者共貫則何以激清風教發揮盛業歟  
 以小子學於春秋氏世於文翰爰命操簡用紀餘烈其  
 鄉里氏族則世家存焉故不書刺史裴耀卿刺史兼  
 江南西道採訪處置使班景倩刺史兼江南西道採訪  
 處置使竹承構刺史兼江南西道採訪處置使裴惇復  
 涇縣令李孝爾司功參軍  
 張邈大歷 年陳簡甫記

前太守題名記

宋 袁 抗 知府



宣城之地郡於東漢州於隋然以溪山號名郡自南朝始唐遣觀察使統宣歙池三州此為治所遂益盛當其任者歷歷多賢臣我宋克江南仍節度故額曰寧國軍命朝臣領符印鄰州兵籍皆額於昇事體與兩郡等臺閣名卿亦同有志者噫天下之郡三百盛於昔而衰於今者有矣第屬於人臣所任耳人臣所任則有輕重之別若民之休戚係政之得失今昔一也可隨世而厚薄哉慶歷七年冬抗罷鹽鐵使副被命來守不敢忽暇日以謹書而垂永久也乃較其歲月俾有次然後勒之以待後之君子皇祐三年八月三日袁抗書

府題名記

明雷禮推官

寧國本吳越之地自古鄣郡籍屬中夏孫氏開基屹為重鎮江左以還聞人秉麾相嬗彬彬稱盛美矣明興定鼎金陵登列畿輔列聖又建極於上匡飭郡吏以君天下者百八十有年流風善政洋洋乎颯颯乎至今為烈其宦於斯皆邦之良也苟有休德誰不為依迺茂次已亥鳳岡曹公繼符謹身砥行務廣眾益於是陟陵陽

眺敬亭歷覽峯嶂而謝李之跡猶多存者飽仰而歎曰美哉江山弗改世代遷矣其稽俗哉既而深嗜日官不有績譽罔攸垂心不尚友風罔攸勸考則究慮吾茲試哉乃緡故牒蒐已施之宜利加決擇焉因彙牧守以下銜名邑里歲久近與所終鐫之石屬雷子曰暨哉國之典也是古今之聚也政得其紀矣夫彰往闡來鏡古詔今也以此宅心立率也東郊之治周公悲嚴始之君陳有密中之畢公不柔終之雖政出俗華而前若畫一其心焉此故國治有義弗同則通謀化育要非倚則裕子太矣時茲有得於三后然者豈先遠前移異時行事不無可析者而已今勸懲所在榮辱判然諸

重新府治記

明王直尚書

寧國府在秦為鄣郡漢改丹陽郡後漢改宣城郡隋唐以宋或國或否至元為寧國路國朝歸附之初改寧安府後改宣城府又改宜州府吳元年始改寧國府治在城東南隅子城內宋紹興中知府汪繹所建元為肅

政廉訪司國初為樞密院又為元帥府洪武已酉制令諸府置廉署知府陳灌鞠騰雷相繼理舊署未遑改作歷歲浸久日入於弊至宣德中而益壞旁支之木視所立柱為多正統丙辰臨川袁知廷輔來治郡大以覆壓為憂謀之僚屬欲撤其舊而新之工部左侍郎廬陵周公巡撫洩茲部亦以為宜廷輔乃請於朝許焉於是集萃材命眾工作正堂經歷司照磨所東西六房及架閣庫儀門公署之後舊皆鑿垣為小門往來者不禁至是築新門四則以杜私謁又以外門臨街喧哄乃改闢於前作牌樓於外門前作榜房於牌樓內之左右鼓樓舊在府右側亦皆頽弊重建於外門之左建陰陽學於鼓樓前置日晷亭於陰陽學南堂後地稍窪積羨土為岡作樓其上以為燕休之所扁曰正心世傳城肖龜形作真武廟於儀門外之東以鎮之解後東作疊嶂樓西作雙溪亭以復舊觀計度有方程勸有道經始於三年三月一日而以四年十月望日畢工為屋一百七十有七間深觀宏遠有加於昔而農不卸勞於乎可謂能也已寧國土廣人眾古稱山水之利田厚生者不他求而足故其秀民悅詩書而好禮義間共田野之氓悉有以自給

而無慕於外中家以上皆務營居室豐廣堂而翬飛鳥革之宏壯所在皆有也而郡之廉署獨苟且不治因其敞陋而居之欲使下人顯然仰觀而無慢易之心予未見其必然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此豈聖人意哉且廉署非一人之私將與後世為公也奈何不治而以敞陋遺之敞陋不治將不遂頹廢矣乎故予深嘉廷輔之為此而知其達於為政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心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廷輔作樓於堂後而以正心名之蓋出而施政於堂退而治心於此樓必使思無邪而所行悉由於正一郡之人出其財力以給公上者皆惟正是供而非道非法不行得以仰事俯育循天理之常而無奇袤之習者廷輔之政使然也世之為郡而能以正心為立政之本若廷輔者不多見之廷輔其誠賢矣哉請記為記之而以告後之人焉凡諸僚屬協謀同力而為此者則具載碑陰吏部尚書泰和王直記

修牙城公宇記

宋 廬 革 知府

宣城郡在有唐世為宣歙池觀察使之治所本朝乃用寧國節度以寵其軍凡生齒輿賦之數實夥他郡為州

之望亞江寧府而於一道自為盛疆朝廷之守不繫於  
 有司丞相率以老於煩使之人上名天子而授之大夫  
 仕久且倦則不甚喜設施特布宣德澤便安元元而已  
 夫靜而不撓則俗近厚故民之耕始力而未技拙繇是  
 道也又水陸所出舟車所會悉介他境賓客迎勞飲餞  
 之煩吾州無所與豈明主休息惠養耆艾之臣思維不  
 訾匪責其報歟僕仕四朝矣少壯之時惕畏藏縮未嘗  
 開口敢於一事今老矣徒衣食於吾州幸無寒饑其族  
 人是焉足道哉廳事之東嘗有別宇以便視事歲既久  
 垣頽稅腐若將壓焉僕始至則病之然未能遽議也越  
 再歲仲春之三日乃命藏事度材於官鳩工於兵材選  
 而工良勸以美歷二旬而畢修簷峩峩鉅棟崇崇鱗張  
 翼舒維匠於心有永其終無侈於初亦此州牙城之新  
 觀也東廡植叢竹三本葱翠可愛聊資佳賓游息云辛  
 亥六月一日記

疊嶂樓記

唐 獨孤霖 刺史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  
 當正據屏亦雄 眇競侈由是繇步逾千方日相瞪則壯

邦麗廡之勳謙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  
 峯揉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頓入夕蟾娟來秋以揚  
 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覩縷不盡也然  
 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  
 越簷走榻彙呼族諫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敦嚮之  
 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  
 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鬪梁出城屋之  
 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  
 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諫者不復遊慮  
 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  
 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  
 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  
 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總  
 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  
 以溪山著名而溪小負則疊嶂之名為宜至於欄干踞  
 道沙子門戶等咸有典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  
 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  
 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書

疊嶂樓記

宋 蔣之奇 監稅

夫以觀遊之勝稱天下而其名足以久傳者是必有殊  
 尤絕異之賞而又遇夫卓偉雋傑之才以振發之然後  
 足以有傳於天下不然者將益泯沒而無所見於世矣  
 宣之壘嶂樓其名著天下蓋未有不知者也唐獨孤霖  
 之記始未足當吾所謂卓偉雋傑之才而其名遂傳是  
 固有所殊尤絕異之賞也夫陵陽三峯錯峙於州城之  
 而州治所據在一峯之上北望昭岑南瞻瞿矧後前左  
 右如抱如擁粲然如積金瑩然如疊玉屹然如長城之  
 環繚截然如巨防之壁立皆天造地設為此邦之險固  
 雖圖畫刻削莫克肖似自前世來圖牒所絕編簡所載  
 靈仙之所飛游隱逸之所棲止無代無之至而覽者使  
 人有渺然輕舉之思而又雙溪之源出於羣峯經於井  
 邑晴雷無聲龍鱗自動微風不來鮫綃如舞其盤旋屈  
 曲出沒乎林木之杪者數十百折而後合於大江大江  
 之流與五湖之波混混泱泱近在於目曉風濤喧虺霏  
 霜濺雪往往頃湧澎湃之聲或聞於坐席登而望者又  
 使人有超然長往之興前守刁侯之來也既以壘嶂之  
 秀新其樓又以雙溪之勝創為閣其并護之節則雕甍  
 華棟金碧綵翠與夫山光水色下上而相輝遂稱江南  
 之勝絕刁侯去而繼之者得今光祿余公嘗間從賓寮

擁珠翠列絲竹陳杯酒而宴於其上過而望者疑其乘  
 紫烟翼丹霞凌碧虛而騰赤霄不知其所如酒半顧謂  
 之奇曰人之稱斯樓者徒知有山水之勝而已吾居此  
 蓋期年有餘所見者不止於山水也若夫春花開而散  
 錦夏木茂而成幄秋霄靜而月明冬曉溫而雪霽此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夫居者之逸成者之勞也  
 繼者之易創者之難也維其艱且勞則吾今日有是者  
 前人之惠也子其記之之奇曰夫人情莫不欲佚自佚  
 者不若同民莫不欲樂自樂者不若與眾與民同之則  
 來者之有是其致足樂也不能堪吾所有而民同之則  
 樂蓋君子不貴也古人有言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  
 有此其能獨樂哉公曰然此吾書也遂書之刁侯名約  
 字景純今為刑部郎直史館余公名良肱字康  
 臣為光祿卿知宣州云熙寧二年六月一日

修觀風壘嶂樓記

觀風樓在壘嶂樓東

宋

邊

肅知府

夫鼎新者故之宗革故者新之裔今宜之崇闡良有觀  
 風矣有壘嶂昔之見也闕於宗今之葺也履於裔蓋取  
 諸大易之義乎則知建章之理厚而不伸使憧憧之民  
 濟濟之士唯顧謂雉堞有棟宇焉弗知棟宇有器用矣

粵若爵蒸斯盛墊隘攸暨守登是高納薰灼於前穆清  
 風於內即知民之炎曠沸勃思緩固禁決滯訟去阿濁  
 徹蔽鋼可以導淳和之氣絕氛被之虞與民共之其或  
 潤涸凝睇嚴列斂容守登是觀盼委巷屬窮咄即知民  
 有聲思煦嫗貌思鞠育可以弭矯時之利竦濟木之力  
 與民共之其有陰靈翳墜諒誰動警間偵未臻良懸未  
 露馳介聃晁默立伺可以衛翼郡防禦命行延陟喟言遠  
 攸守撫馭酋豪復乃租計傳至按察命行延陟喟言遠  
 昧俗察暇稼豐約咨人淑厲外奉謙賞內肯朕容可以  
 審險易之區辯淳澆之玩一覽於目四顧在懷有茲婉  
 而彰積而茂挹而益需揚而益耀信乎唐獨孤使君盡  
 四美在古逮於今名實不昧歟載念年祀浸遠基構攸  
 駁棟弊虹飲瓦駁為瘁扶傾之木風煤仆躓之塙冰泮  
 登眺蜩縮舉趾螻伸咸起於不吊之歎哉迺達四聰旋  
 整二字郢匠運斤不移於質楚材是幹不增於華夔哉  
 載飛拱貞匪繡象物熙熙奪春臺之觀燕羽揚揚乘寶  
 厦之榮始知其汚也晦於用今知其隆也裨於時焉  
 曷墜清規綽嘉詎尚乎韜霞摘星之異爾書乘允恒  
 出牧陵陽金龜一交玉蟾再望旋磨詔命入觀冕旒  
 茸二樓之圯幸願二樓之用慮齋淪於棟宇之列乃旌

振於刊勒之規時景德二年  
 丁未日樞密學士邊肅述

池軒記

宋 王安國

宣之城中有陵陽三峯而府治在一峯之上嘉祐三年  
 予過之通判杜君懿嘗邂逅淮南而士大夫稱其賢者  
 也宴予於壘嶂樓觀夫邑屋之衆丹漆之麗環數萬家  
 於山水之旁而州人之閑暇飲酒而管絃自三峯之斷  
 裂而桑麻之墟舟楫之津泱屬於闕闕耕者之俯僂行  
 者之去來朝陽夕陰氣象明晦出百里之外而得夫一  
 席之中皆昔之騷人能士多寫於文章之外而得夫一  
 是而樂焉蓋五代兵火時宣不窮於文章之工者也吾於  
 有天命武廢不興元元白首衣食於里閭畷畝而觀游  
 之樂能侈於今日者四聖之澤浸灌百年者深也君懿  
 既得其欲於閑曠之鄉遂圖可以為宴閑適者因府東  
 為便廳廳後作軒池上以徹乎綺霞酒半與予憇其間  
 修行嘉樹植於簷楹之後前而魚遊鳥舞雜乎冠履之  
 下上吾所以樂於耳目之玩者豈獨快須臾行役哉蓋  
 俯仰間有見萬物之理而樂也君懿曰吾勞於仕已久  
 而得於此吏事之來也有間四方之人或曠時而不至

思夫敗日月於簿書期會之不訾而敝車馬於賓客造請之無已宜其久而不厭也然吾去也有時而後來者莫知為誰也其林樹日以蕃魚鳥日以樂而有能同吾欲於是者乎為我記之予曰夫熟慮於始而使吾民衍衍於下然後得休宴於上而無愧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者歟則君懿不有志是哉嘉祐三年十月十一日

通判廳綺霞閣記

宋章岷知府

絕江而南畫疆甚遠郡之劇者宛陵首焉禹貢揚州之域戰國屬楚地秦郡曰鄣隋州為宣易置不常統治稱重昔南朝卜都建業宣為近輔非親賢不拜故南齊謝守假麾於此自羯胡亂華惟江左以文物稱盛公之才藻獨擅一時風雅所宗古今罕儷餘霞成綺傳布海縣後之作賞其風調得公東池累甃西偏構為飛閣以綺霞勝之薦移歲紀屢更成壞嘉祐庚子田曹郎石君堯夫被詔監郡關決多暇舊宇湫底推撓思欲易狹為廣棄危圖安乃斂材鳩工益其舊址因壯麗而宏大之審勢適宜興役以時人無靳勞匠非遺巧期月而新閣成望之聃聃焉若山嶽之峻極即之凜凜焉若堂皇之邃密窗迎初旭而晨霞絢爛簷迺又魄而澄暉皎潔紅

葉吐芳於前楹玉樹交蔭於後牖若其邀賓侶舉觴豆賽百嬌之妬矢爭半先之奕道輕颺至而浮埃晝息凍雨飛而方塘晚漲文竿既投游鯉輒聚畫橈輕發驚鷺瞥起蓋游息之佳地樓觀之勝賞也因念休文八詠麗譙峙於星婺郢人白雪層閣構於舊楚亭號白蘋用柳暉之雅詠渡名黃葉出何涓之麗賦率採摘雕章作為崇廈百代振風騷之景歷標圖誌之名較是為美何所先後耶堯夫以俊造決科文雅飾吏導窾之刃所至稱治若其蹈前哲之懿美革曩製之庫陋一日必葺有君子之風五月報政著循吏之績豈茲一字之壯可盡述其德美哉岷辱契為僚日觀輪奐之盛將永歲月如何勿書因刻於片石云耳嘉祐七年三月七日記

推官廳覽翠亭記

宋梅堯臣宣城人

郡城非要術無迎送還往官局非冗委無文書迫切山商征材巨木腐積區區規襲不為宴處久矣始是太守邵公於後園池傍作亭春日使州民游遨予命之曰共樂其後別乘黃君於靈濟崖上作亭會飲予命之曰重梅今節度推官李君亦於解舍南城頭作亭以觀山川以集嘉賓予命之曰覽翠夫臨高遠眎心意之快也

晴澄雨昏峯嶺之巔也心意快而笑歌發峯嶺明而氣象歸其近則草樹之煙綿溪水之澄鮮銜鱗翻來的的有光掃黛侍側嫵嫵發秀有趣若此樂亦由人何則景雖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計其事簡計其善決樂不計其得時計其善適能處是而覽者豈不暇不適者哉吾不信也

高齋記

明方逢時知府

齊謝元暉之守宣城也建齋以居以其地踞陵陽之勝故謂之曰高齋及唐獨孤霖豐嶂樓之建而高齋之名廢也久矣歷世既遠瓦礫漸盡山川不易流風若存君子慨焉庚申春余不佞辱命來守是邦幸獲次諸公之後余惟大者不能繼其政又不能於其往跡而新之非所以崇先哲而紹遺烈也惟茲不肖是懼爰稽其故址鳩工掄材重構斯宇夫君子之欲平其政也清心為本於是乎有崇堂廣庭以蒞其民亦必有離宮別館燕息之所所以休其身朝夕游焉以頤其神怡氣舒心和政平而民且安樂之矣元暉高齋之建吾固知其必出於此非徒侈厥居為安逸之謀而已且元暉之政今亦無可考見意必廉靜寡欲能清其心而平其政者也夫晉

宋之衰也風俗頹靡士大夫流連光景沉酣富貴浚民膏以自澤者武相襲也元暉獨能清其心以休息之茲其名所以垂不朽而高齋之託以有傳者耶今幸明天子在上嘉靖海內四十年深仁厚澤漸被遐邇宣州為留都右輔視周鄴鎬民之沐浴膏澤厥惟舊哉邇者海瑞之不戢舊害之不時於常供頰增益之非不擾也而民或蹙然居瞿然視矣余惟是安集休息之術竊比元暉而未能也乃於其所建立而圖之庶幾因其跡而得其心云肇始於春冬上旬癸卯三旬而畢工費不厲民制不逾式樂與諸君子共之乃追述元暉之事而為之記

重修古北樓碑記

國朝許廷試知府

按郡乘府治三峯而陵陽為之冠峯嶺有樓名北樓又名高齋南齋謝元暉守宣時所建唐青蓮緬想風流作詩懷之迨咸通刺史獨孤霖更名疊嶂歲月云遙幾於殘廢能支而未傾者數柱耳名區古蹟六邑觀瞻安可日觀其頽敗而不為經營補葺乎於是益瓦葺甍築墉甃堦與夫憲檻梯級悉

新之樓之後有臺明郡守羅近溪先生所題日半月圍環古柏數章老幹凌霄儼如虬龍翠色欲滴與此樓互相輝映有此樓烏可少此柏耶登斯樓也則敬亭麻姑諸嶽列若翠屏宛句雙溪滌紆澄澈俯視亭臺城郭烟樹雲林繚白縹青豆人寸馬無不遊吾目而騁吾懷誠如柳州云悠悠乎與颺氣俱而莫得其涯者也然余之為此非日遊觀己爾從來川嶽之靈鍾為偉人宛陵素號才藪茲山為郡脉一加培植而群山增色衆水增秀將見佳氣凝結豈僅民物以阜歟財貨以殖歟意必有魁梧奇偉之士應運而起為

聖朝舟楫鹽梅與周召閎散等烈者余將拭目俟之噫此予治樓之意也夫樓成於謝公仍其原名額之曰古北樓不忘所自也

重建鼓樓碑記

許廷試

稽周禮載司寤氏使掌夜禁以星分晨久而禦行人後世譙樓之設想猶存此意也宛陵郡署之東向有譙樓故址樓之創始無可考第其世遠年湮榱傾棟朽加以祝融肆虐遂使危樓豐碣化為荆榛

皇恩歲辛巳守是邦仲春甫下車一見而異之曰郡址

榛瓦礫之場可慨已余叨沐東方不宜卑窪且東屬震有豫象焉易曰順以動故豫豫者人心和樂之義也卜其地宜興作有益於民爰捐清俸鳩工庀材委幕員丁應韜董其事余於政治之暇亦不憚溽暑往為規畫料取堅樸可久毋事浮華規模較昔高敞復於旁置二楹以為更役棲憇之所經營於季夏中旬而告竣於仲秋上浣是役也余非不知履任未朞旋興動作之為勞然思事之凡有裨於民者靡弗急舉而更新之矧斯樓為地脉攸關而任其廢墜焉可乎且夫廢興者時也成敗者勢也時與勢俱迫於不容已而動作興焉向之榱桷蕩然者今皆與然矣向之鐘鼓寂然者今皆振然矣以之定更漏而民知寢興以之發啟閉而民知行止以之誠巡緝而民知杜宥而防奸則是提撕警覺之政咸寓其意於一樓而謂建之其可緩耶若夫城郭人民之壯麗雲物變態之陸離一登斯樓則桑麻遍野烟火萬家繡錯山川儼如圖畫此又足以供一郡之大觀而使後之君子知斯樓斷宜興而不宜廢宜成而不



宜敗者庶幾一郡人民共相悅和長享太平無疆之福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望也夫

### 懷謝樓記

國朝長瞻通判

宛陵為南齊謝朓舊治郡齋後北樓即謝公休沐處也而通判廳有樓三楹虛峻挺起去北樓一牛鳴地疑即舊所謂綺霞閣者樓之高聳與北樓相亞山圍如屏合沓攢簇於眉黛間而歲久日圯頽垣摧棟僅有存者瞻倅郡十餘年節縮歲之祿入為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修葺既備頓復前觀而顏之曰懷謝樓樓之下修廊曲布欄楯四周重闔洞開牕櫺互映宛然中流畫舫中也樓故東面易為南向從形家者言當離位也樓之上拓其東為平臺迴瞰北樓可揖而語也樓之旁構小亭曰迎旭按圖景云麻姑曉日亭與麻姑相直蓋取諸此也竹樹掩曖芰荷披拂謝公詩所云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者庶幾似之矣史稱謝朓吟嘯自若而郡亦理瞻之不材何敢跂謝公於萬一而幸廁名賢憇息之地得此朝夕委蛇於間景前徽慕往哲登斯樓也不勝高山仰止之思焉此則瞻之所每懷靡及也夫

### 儒學重修記

明范吉知府

先帝以南畿諸輔郡軍政繁且劇匪得才猷通敏廉公有威者罔克有濟迺命監察御史王公欽若明命蒞事惟嚴發奸摘伏一巡行問吏畏民懷恪如也所至問風俗修學校在在煥新焉夫人才不足者事一事欲其無缺且不可得而况兼之他乎縱有能兼之者而又不樂於為欲事之集難矣公之才偉矣又曰皆吾分內事也樂然為之使今之有才於要地者視天下事皆分內亦何所不濟哉彼欲治理者孰不曰學校為政首務宜重而不宜輕至臨政之際親為經畫其財費而益心焉者幾人此公所以高於人也遠矣或曰公憲臣也軍政之是職學校有司事宜無煩公於戲為是說者何其不知務之甚也軍政者一時之急務學校者萬化之本原上而天子之所以治下而生民之所以安廣而萬物之所以育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斯道之統賴之以有傳而不絕者皆學校之功也學校與則人才盛人材盛則風化淳風化淳則治道隆唐虞三代之盛可及而道統之傳有在矣是則學校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無真猶日用飲食之不可一日缺焉者

我國朝法古為治純用儒術倦倦考業於學校以故百餘年間賢才之盛治化之隆曠古莫及公當風紀之任百度惟貞而學校尤加重焉可謂深知大體者與公名温字景和長清人登戊戌進士出知某縣著廉能蹟擢今官成化末年被命而來弘治改元春修府學廟廡飾之易櫺星門以石代木改明倫堂二棟為一皆可久而不壞者至於齋舍垣壁一皆新之氣象明麗人心興起由是諸生業日以修行日以飭文風丕振焉惟時專督學校則有司馬公相繼接治則有胡公趙公皆一時名臣學校之興有自來矣諸生懇述顛末吉以始至未及効力仰觀成功悚然而愧遂不辭而為之記

府學門記

明羅洪先 江西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學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問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怪矣蓋嘗讀魯論而疑之孔子門以求仁為教宜其言無異同也考弟子答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己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輒易其語

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歎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違越不達之患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為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為然也即吾一日之間自朝至可得而必者非徒一身為然也即吾一日之間自朝至是自然其至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况於人人哉故經常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雖然不如是不足以致曲而極深也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是知曾論答問之不一者乃其所以為致一而欲以一言槩人不計真偽不量淺深即見成能應聲擇合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元妙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寧國府儒學在陵陽峯之南其形勢右昂左傾而道出於子形家忘之建昌東源朱君自秋官大夫來守是邦潔已愛人治行稱最既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課業而日

授之尤拳拳於藏修之地築臺崇宇輔其傾仄於是步  
 文昌閣辨志堂龍首亭既而嗟曰形家相宅數起於步  
 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牴於法不可乃毀  
 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庶其有振起者乎工始於戊  
 午三月又幾旬而告成遣齋書帛直走敝廬委之記且  
 欲有以告諸生俾知所由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觀朱君  
 不憚更置哉夫不捐其故不可以圖新猶不改行不可  
 幾於修業也彼可以力致者若易然矣吾之於學不有  
 甚難者乎談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反其身求  
 與道合不限於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  
 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不一歷艱厲而底  
 實際必自改行始能改行者可以由是路出人是門不  
 負於朱君也已朱君名大器舉嘉靖甲辰進士是役也  
 時拙而用不告賈事集而力不知疲其勞宜特書而是  
 時虞君韓君為郡倅江君一川為司理皆樂其成朱與  
 江並余同鄉而余於寧國又多故交故委記也不能遜

重修府儒學記

明 余有丁 浙江

寧國儒學在陵陽峰南歲久弗治宮牆敝漉博士弟子  
 都養無所郡大夫病之登群吏而告曰是豈養弟子是

念繁化導之務是亟其庀材其鳩羣工務葺敝易漉毋  
 簡於時廼殿廼廡廼堂廼舍毋弗舉越若干月而廟翼  
 翼而墉屹屹而弟子蹻蹻北面請受教郡大夫屬弟子  
 而呂言曰繼自今度而居時而稟餼有司為政慎而章  
 程以時教之不可怠博士為政不佞將期二三大夫籍  
 而記之多士勉矣於是學博士石君率一二弟子謁史丁  
 告成事屬為記史丁曰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孳孳為  
 理者日程簿書見謂習吏事彼文教之謂何甚且士苴  
 俎豆弁髦章縫矣而大夫獨有意歟是邗人士之幸也  
 丁嘗悼道之鬱滯士各私其所學不能別黑白而定於  
 一 道術從茲壞焉豈亦念先王所以建學意乎先王廣  
 厲學宮之路詳延天下方聞者以友教弟子凡郡邑莫  
 不有學著為功令規條靡不貫其講肄有業其蹈舞視  
 聽有節其奏有籍其一年二年至九年有等其教之候  
 有明撻有微書有考不率者有戮有徙以閑其口耳善  
 其手足之所涉使著於心隸於法則端而言蠕而動莫  
 知其所以然而一於道德夫離教非學不可以豎標表先  
 離道非學不可以刻心體離師非道不可以豎標表先  
 王建學師孔子為鵠以示學者嗚矢故道然而然斯為  
 正學輓近世去聖日遠非學日多擿埴真行不適於正

軌或妄意高深微眇遺耳目為知措手足為能為糾纏  
 估畢間奚區區為也是入郢而見冥山其不近人甚矣  
 夫學莫便於近其人求其近其人者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尹儒學御從其師受秋駕其御乃良吾孔子駕說者  
 也如欲復駕其所說母寧道古以自鏡書者古人之跡  
 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化孔子矣今郡大夫究宣先王  
 德意簡都人士而程督之則以士多務正學斌斌皆孔  
 子之徒也孔子之道若揭日月而行士如不欲求多估  
 畢要以純然粹白一稟於正本而以躬行強學而不倦  
 出入不倍所聞是善得師者也寧國三輔重地亦先王  
 所建首善者當首被聖澤主上恢張人文匠成翹秀士  
 適邁其會得郡大夫為之師帥礪錯其上而博士砥礪  
 之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謂非都人士之幸哉傳曰  
 晞驥則驥晞頑則頑此郡大夫者姓李氏敢為郡大夫申  
 之郡大夫姓陳氏名俊佐大夫者姓李氏敢為郡大夫申  
 名玉銘史氏名元熙學博士石氏名守一料理工費宣  
 城尹姜子奇方其興止歲日材直數額具載  
 禪陰云南京國子監祭酒四明余有丁撰

府儒學記

國朝 施閏章 宣城人

郡侯莊公守寧之三年政清訟簡治橋梁繕城郭以次  
 修舉而郡學壞漏棟朽桷裂官師無寧宇公奮然身任  
 捐三百金經始上其事於督府麻公撫軍張公暨藩伯  
 徐公臬司佟公提學簡公皆俞其請捐緡粟有差郡僚  
 邑長趨事惟謹公又命郡從事之能者三人及學博士  
 率諸生四人更督遞跡殿堂齋廡門庭之屬附祠之所  
 甃甃築垣塗墍丹雘蓋易舊而更新者十不啻六七事  
 訖率僚吏師儒行釋菜禮炳炳顯顯若孔子之式臨而  
 諸生登降輿俯瞻矚收觀皆以為前此所未有也乃屬  
 余碑其事考志載府學舊在城東郭外明初徙今所正  
 統間袁公旭撤而新之規制闕偉洵經修葺以迄於今  
 凡以崇先聖紹來學也古之人白童子以至公卿無一  
 人不出於學自小成迄大成無一日不歸於學此唐虞三代之  
 養老饗賓聽訟獻馘無一事不歸於學此唐虞三代之  
 盛也周衰學廢吾孔子始與其徒習禮杏壇洙泗間以  
 教來世蓋有所不得已耳其後郡國各有學廟祀孔子  
 宋諸儒講道甚眾書院幾徧天下鷺湖鹿洞之區絃歌  
 盛於學舍於是學校為虛器師弟子為虛名昔人歎息  
 久矣夫學者將以復性而明道非聖人之言不敢言非  
 聖人之行不敢行也漢儒講經而或未聞道今人為文

而并廢講經此司教之長吏大賢所為有風厲正學之  
 貴也吾寧故山郡地僻而俗淳盱江羅公汝芳守郡時  
 嘗聚徒講學而吾郡周太常怡貞學博安國沈侍御寵  
 梅大參守德後先倡明復有陳九龍履祥興起甚盛理  
 學至今不絕由是敬業樂羣修明孔子之道後起者之  
 事也諸賢士其毋驚利而忘義毋茹華而吐實毋旁溺  
 百家而荒六經四子之言漸漬涵濡以觀厥成將賢大  
 夫之所謂興起教化而多士蒸蒸丕變其在是乎是役  
 也始於庚戌季夏凡五月而竣費白金一千二百有奇  
 主之者知府事莊公名泰弘佐之者同知唐公名贛堯  
 通判董公名養性六邑長暨幕職學博均有勞助刻石  
 紀名髦士嗟詠咸願有詩以系之其詞曰鰲峯之岡登  
 嶂之陽實維巒序形勢高張三徙攸定式廓其疆興廢  
 百年英哲代起豈無修繕乍完旋圯洪惟莊侯崇學殫  
 力工師有程羣吏恪職作廟翼翼彪外闕中有鏘金石  
 儼在魯宮大道未墜羣聖具存是則是微天祚斯文康  
 熙九年庚戌十月記

### 重修府儒學碑記

國朝 許廷試 已見

郡學之建自宋歷元凡屢遷明初始於今所而  
 文春負昭亭岡早蟠拱文明學宮審勢表方永奠  
 聖宮考部乘前此有事於修繕者殆不一書而旋  
 修旋圯蓋官事煩取塗飾吏拙偷計用弗良往  
 年冬水災上車下馬其學舍為然也幸已春予奉  
 命督餉自殿材新庀有奈其字胡多竟工門廡穿  
 漏不歸且屋塌勿治或以前守某甫與是役始以  
 他事去官予聞之慨然曰苟是哉聖廟墜闕膠營  
 非吾事也耶使製  
 聖天子誕敷文教光耀重御儒項歲  
 為格事聖聖里者再賦詩勒碑饒崇之典度越前代  
 所以經明聖教樹之風聲以為萬國倡可不謂極  
 至也予凡茲有任承流宣化敢有不其於是詠吉  
 便始有聖殿紹前功也月楹刻梅忠如與如撤廊  
 應講行密也次臨星門次周遭繚垣版築塗堅具  
 堅有容容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人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天子學於大學名曰造士後代之制雖殊而學則

未之廢也

國朝立學之制一沿有明之舊府州縣皆有學設教

官以司之京省設學使者一人總理於上三歲兩

試拔其尤者錄之學官殿最黜陟惟文是憑而鄉

舉里選之風微矣然數百年來名卿碩輔英傑奇

特之上皆於是出豈非制有古今而人材奮興初

始今古孰知學郡固理學數也昔野江羅公汝方

守郡時嘗聚徒講學郡紳則周太常怡貞東平安

同流侍御寵梅大參守德相與反覆剛明一時蒸

蒸縉道同風丕變益學不素講無以作人而教化

之原操之自上詎不信哉顧予愧非其人也爰進

小於者而詔之曰吾嘗游浮屠老子之宮矣雖魚

之遊而便業處於仙梵靈旬各勤其職毋寧吾仲尼

未之習多士風焉於庭復引而告之曰若不見夫工

而之於建乎所以植基廣以集材謹視疇曩歷久

無推苟以而之不戒鼓鑄穴以名災夫學亦猶是

行也專一其志限之簡窮加以確錯學聖希天苟冥

也聖門雖不言于祿然學也祿在其中子不云爾乎

當宁比年惠顧東南增入學名數分別大小中學有差

又允廷臣請屢廣解額恩至渥也明年壬午當

大比而儒學幸藉手告成爾多士尚其敬業樂羣

乘時奮庸以仰承

聖天子廣厲學宮至意是

則予所厚望也夫

重修郡學碑記

國朝 程侯本 知府

今上御極之二年侯本奉

命守茲郡每於恭謁

文廟見殿廡堂門率傾仄敝壞而學博皆賃舍棲止輒

瞿然不自安思聖道之大我

朝廷崇儒重道興學校以育人才現奉查凡有學宮

矣奈居遠恐購料鳩工不甚便今明府志在於斯一切工料之費最願獨輸惟冀遴賢而請工事者以經理之余聞言心喜即躬詣細估約需銀二千兩有奇詳各院司俱報可該員即照數備銀交貯宜庫復詳明以宣州衛掌印李君暨宣邑紳士詹上彩歸大斌督理辦料興工經營籌度夙夜勤勞不數月落成向之傾仄頽敝者皆堅整完美輪奐輝煌并建學博正副衙齋各一宅於舊基於是乎興賢育才有地庶不負

聖天子尊崇祀典勅整學宮以肅觀瞻至意時余適以疾告歸里董事諸君問記於余用是述其大槩紀其歲月是役也始於庚申夏四月是冬十二月吉竣捐貲費二千三百兩有仿者涇邑侯選州同吳最也統馭其事則署府郡司馬祝公宣借侯本也專督修造則宣州掌印都戎李君畝宣邑紳士詹上彩歸大斌也襄理工務則學博高允中張瀨宣尉寶漢也例得並書

文昌閣記

明尹臺侍郎

寧國府學舊有文昌閣特祠文昌之神於中其閣之建不知所自始文昌之神之祠之也亦不詳所取何義然部初志載之其人士咸曰昔學之聳斯閣閣之崇斯祠也神教人祀之專則降祥贖社而名材輩出故學之教不振人襲神祝之流則躡榮趾美而常報歲修故閣之祠益不廢乃今代更而閣地闕地而祠莫復事荒人怠神弗賁臨賢才蔑於往代斯教之較然可觀已長民者孰能興念使閣祠並新人士作紹於曩哲乎於是前守郡數公耳其言莫不慨然思興建而或以時詘或以事厄迄無有能竟其功者乃建昌朱侯大器既蒞守之明年政視人和學教兼飭感諸生數以為請也曰嗟乎國家治安託重於人材自昔宛陵士俊民秀哲賢著迹今人十彬彬在學宮乃聲實顯不能無相遠焉苟可以振起之使不懈而及於昔則吾敢愛一閣之建一祠之復乎哉然恐動眾而滋民之厲也謀所以周善其役者會自言廢寺遺閣僧去而莫為守其材高壯可易建焉相學東南開宜閣遂度其址築徙其棟栳榭甍之苑更其腐朽而悉新之又因閣旁地增建學舍數十楹集諸生講肄絃誦其間材取於寺隙壤售其直得百金足用力簡於民之占募焉為兵者日役人十百不為病民

未知有工而閣翔如岐如學舍旁翼完且秩如凡為旬  
 僅十有二諸經始落成之績咸竣矣於是郡學生陸律  
 吳禮卿走數百里至白下介其同學友戶部主事許君  
 汝驥書執幣詣余索記余考星經斗魁上戴六星曰文  
 昌宮其四六兩星曰司命司祿世多言其神主人祿命  
 貴賤上下之定品道家者流因附會其辭乃謂梓潼真  
 人實掌錄是宮之政令其說既荒惑無據儒者所不道  
 然爾雅稱星祭曰布而古有祭星以祓妖祥者斯閣之  
 祠義所取類余不敢深論也獨善朱侯能興學作人不  
 怠其過今之為吏者遠矣夫順士之所悅趨以致吾之  
 所欲成古之人有行是以著功者不必泥小而遺大也  
 昔晉人喜田獵文公因大蒐而教之禮吳士慕野鬪闔  
 閭乃合車徒而授以陣法二國之霸卒賴之彼其英果  
 專決之氣方抑而有所奮迅吾願其悅趨以致之則吾  
 所欲成之效豈不人之易而獲之速哉朱侯斯役固教  
 士之微權爾諸生日眺斯閣仰天之高而觀星辰之遠  
 退而考業學舍之中求聖人之道之大而有以實見夫天  
 人之一致將反諸吾身而自足則上企往哲不徒羨其  
 名位之盛閣下服賢邦侯之教真可無負所作成之厚余  
 見茲閣祠之建其於興學作人之效相裨助誠多抑何

必拘義之有出然後為事之善也余既  
 以告二生因遂書之俾刻為斯閣記

南樓記

國朝 梅文鼎 宣城人

樓在宣城郡治南郡太守佟公青上使君所建也使君治  
 吾官九年矣當且庚寅大饑大疫之後公一至而郡  
 之民若更生焉諸所以捍禦救療靡弗至所當興除者  
 靡弗為而特中憲序曰文致者治之本也郡故有文昌  
 臺居郡校之南其地曰常公太守莊公除瓦礫而新之  
 而甲寅乙卯前對馬常公太守莊公除瓦礫而新之  
 會未四祀又與前對馬常公太守莊公除瓦礫而新之  
 之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吸道矣而郡中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對時射公舊中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學書院其地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記考亭其地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舍數十間其地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估量其地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的清泉其地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跳擲池岸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有致周繹以垣左右為之門守者以時啓閉樓右址立  
 孝子祠以祀孝子與書院皆臨池品列以翼樓遊者入  
 門拜祠下遵臺前走道至臺左拾級以登啓極星至臺  
 憑檻見園池卉木已別有天地攬梯入樓虛窻四闕指  
 點郭內外萬家烟火真如畫圖更上一層倚欄周望百  
 里外山川形勢盡在目中下樓左折入書院拜瞻先賢見  
 龍首塔入左門過萬壽菴則先至書院沿途睇眺尤目  
 不給賞公既才敏精吏治案無停牘公餘多暇則偕僚  
 屬攜賓從往觀湖盡點綴良辰美景則招集郡中紳士  
 文人讌會賞生釣魚看紅葉卽事為詩每拈一韻使君  
 走筆先成座客舉相屬和奏雅琴浮大白投壺較射以  
 相娛樂四方知名之士聞公名來謁見者趾相錯往往  
 下榻其間贈答盈箱然成快論者以齊書南史並闕  
 載元暉守官政嚴然至今稱之必曰謝宜城而北樓歸  
 然與敬亭登江照輝有代顧考其蒞治高齋施未久地  
 則其人重也今公之為政於宣既久仁義孚洽於六邑  
 公之於此深矣以今之為政於宣既久仁義孚洽於六邑  
 於其間則深矣以今之為政於宣既久仁義孚洽於六邑

志學書院記

明 李春芳

志學書院在寧國府治北陵陽第三峯上知府羅君汝  
 芳建羅君發揮正學風勸六城自遠來者肩摩踵接至  
 無所容乃請於督學御史張君定向即廢寺址營之前  
 為大堂五楹中設先師位於後堂五楹設陽明王  
 子木主左右有魁舍各四區區各五楹周垣甃砌竹苞松  
 茂合題其門曰志學書院賦受坡岡透迤下乘一趾遠  
 掘敬亭近傑宛水風景佳遊衍其間者有舞雩之風  
 時釋子募建菴名曰對學越西隙地一區當浮屠之  
 餘幽靚邃密飛塵不入宜城合奏台建樓二楹曰觀復  
 亭一楹曰詠歸小道三楹曰致道合題曰宛陵精舍經  
 始於嘉靖甲子仲春明年孟春工訖主其事者羅君而  
 協成則推官李惟觀也既落成郡之鄉大夫同志者貢

州守安國梅參政守德沈參議寵合詞致書徵余記之  
 粵自魯鄒而正學榛蕪宋周程二子默契道傳於千  
 載之下光承洙泗一代承文明之運晚宋逮元大道復  
 晦明興累洽重熙元化既孚太和融液鍾為哲人陽明  
 王子深造獨悟而百代不傳之秘一時及門諸君子升  
 堂親與如東廓郭公先師南野歐陽公緒山錢君德洪  
 龍溪王君畿或留都涖官或水西締會三十餘年間大  
 則遺言於江之南自是寧國人士風從景附志願駿發  
 而又有賢師師如故都推後任大司寇介川毛公守初  
 皇劉君暨今羅君後先振作於其間微言密義敷揚無  
 餘其修顯證藝煉不二於是宛陵志學之會彬彬乎跂  
 伊洛之風綿鄒魯之緒矣是後也豈徒以飾美觀蓋為  
 道業也三季之餘何幸際此荷歟盛矣然而正有不可  
 不敷者今時學士宗上子崇上學實繁有徒求其深造  
 而自得者莫可多得余亦負師友之訓茫乎道岸者願  
 無負哉器君江西南城人由進士刑部郎中至以  
 內艱去李君蜀之嘉州人由進士任擢監察御史

重修正學書院碑記

國朝 佟賦偉 知府

學校之設奉先聖先師釋奠其中而孔子廟祀編  
 天下人材教養於斯為盛示學者以統宗也比先  
 儒繼起而書院之制興始者嘗聞諸朝下有司以  
 官錢治之若南康之白鹿洞衡州之石鼓南嶽皆  
 唐人故蹟而宋儒葺以為講會自此書院日漸增  
 設學者各得因所聚之地立之山長不必領以秩  
 官請業執經不必皆博士弟子員而人材之出於  
 其儔者實於學校相表裏然則觀摩淬厲顧可無  
 其地歟余來守宛陵始至集多士於學宮考正典  
 禮因問遺俗知城南有正學書院而惜其久廢堂  
 序號舍僅有存者慨然曰是守土者責也爰謀諸  
 僚屬與郡之士大夫捐俸倡修人情競勸遂以協  
 成舊祀陽明王子耐鄒東廓先生以下凡十有四  
 人余始合祀朱子而王子次之其耐者如故更名  
 其堂曰明誠後有齋曰敬義又後曰藏密其諸號  
 舍統以楹計者凡三十有二左一區曰經義右一  
 區曰治事遵胡安定先生例也右尊有樓即俗所  
 謂文昌臺者明郡守朱公大器所建今修其地者  
 而上加其一并臺為三重以與北樓相望故曰南  
 樓可以居高明遠眺望前有方池有射圃因濬治

之皆學者所遊息也外有二坊以表諸衢合而題之仍曰正學書院經始於康熙五十年二月初一日至五十二年閏五月初七日而落成乃置田以廩生徒之來學者延名宿為師教之余時與諸君子論學其中因進多士而告之曰茲名正學其亦思學之所由正乎夫堯舜之道屢傳不泯孔門授受微言與旨四子五經具在也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於教學獨得其宗既不若金溪之偏於靜而實異湖南之偏於動特承學者之或疑誤而失其真耳王子生朱子之後又二百年而南宋季世支離膚末之習未能洗滌日以陸沉故不惜直截簡易使人反求其本心功亦大矣而學者蕩棄先儒為學之次第至於貴解悟賤躬行則其流弊為尤甚夫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豈有汨於俗學淫於異端而可謂得其正者哉嗚呼此書院耳自前明萬曆中郡守近溪羅公汝芳與鄉先生梅宛溪守德林龍諸公建於陵陽峯北曰志學江陵坊毀於大下書院乃為官署後郡守廖公恒吉官令陳君公相復於此日待學其易今名則宣令并君三聘有重於此正則者徐公

大儀亦郡守也先是魏璫以搯擊東林廢天下書院後用倪文正公元璐疏復之往者興廢大概如此迨我皇朝隆儒重道遠邁前古而推崇朱子為尤至近更躋諸十哲之列且輯其全書頒行學校誠不欲多士徇於虛寂之失而務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相與講習切劘由是求人入聖之階也茲余所為特祀朱子誠仰承聖天子意而亦願以所聞論學之大旨為不善學陽明者稍救其知之末流庶幾一念低徊跂望之誠與學人共見之而非徒以修舊起廢畢吾理郡之責也至其良材堅麗陳金鳩工官僚紳士共襄厥成凡職有勞者例得附書皆別錄一碑云

新建貢院記

宋 朱 翌 知府

白孔子以文學言語分命弟子後世設科取士皆本此然上之所學各有所長文各有所工或長於經或長於史或工鋪張或工簡潔不能使之一一也可文衡者各有所好又皆不同故幸中選者未必心服其徒不幸見黜

者則有遺賢之歎使去其私不專所好而惟學之所長  
文之所工以實材薦於天子庶不負所任之責一州一  
道必曰得人豈不當矣宣城每大比羣諸生較藝無定  
所多寓之浮屠氏之宮費財擾人為害不細翌來茲守  
適歲大比浮屠氏告病而未之革也迺為度郡治之西  
城極高明命宣城宰吳君一能為屋數十楹將成而翌  
移吳門通守俞君召虎剛其事太守凌君景夏實落成  
之煥然壯麗為江南之冠吳君使來求記本末吳君老  
儒故於士子之事盡力如此是院也以陰陽家言之必  
有英才魁天下之士曷諸公勉以驗之司文衡者願觀  
前說少留意焉紹興庚辰十二月桐鄉朱翌書

重建試院記

國朝 雙慶 提學

試院為衡才地地運之盛由於人文之盛地弗靈  
於人也使者恭膺  
簡命現學上江按臨宛郡守率多士以收修試院請  
其後汪玉堂慕義獨捐以肩其事蓋其舊制稍為  
狹隘且院前有司獄司說者謂其面固周而於地  
道不利夫宛陵代多賢達未始非自塲屋中來者

曾無遏抑文光阻塞雲路也當不謂然竊意多士  
幸生右文之世

國家培植人才至優且渥使者三年再試比年一試  
用以規文教之興士風之良凡慕義強仁者胥鼓  
舞奮興於其間然後知此地之重且大至士之樂  
育於中者不惜捐貲財費指畫以恢擴其規模而  
使之巍然壯麗於以見我

朝文運之隆觀感振興其沐浴之源深也汪生秉乃  
祖遺言與其伯叔汪觀瀾汪鏡汪國到四分公輸  
銀計六千金一時鳩工庀材既移建司獄於府治  
而頭門官廳又文場號舍次第修置燦然可觀工

既竣太守宋君請余作記余既喜汪生之孝友一  
門而尤喜其急公向義有以樹表士林汪生可謂  
賢矣夫莊子之言大鵬也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翼也無力惟士氣厚即飛皇騰遠之基試院

之新固茲郡人文之所致其所以肇鵲起聯翩  
之美者非地運實轉於茲而茲特有以培地運雨  
宋君守此土有年其化導之功自有在余以采風  
滋止凡宜

上德教以伸獎勵與多士共深鼓勵之方實不敢辭因

援筆而書之於石

### 重修試院碑記

國朝宋敦郡守

自督學有衡文之寄而試院為校藝之場舉凡賓興顯俊辨材服官胥於此乎始基焉我國家重熙累洽加意作人妙選詞臣專董學政重以大江南北道里遼濶分設兩使就近按部俾歲科兩試生童無跋涉羈候之難甚盛典也宛陵名勝與州人文輩出轄六縣一衛並廣德建平二州縣在郡附考統計生童不下萬餘人而衡文之地因陋就簡何以肅體統而伸士氣夫非守土者之責耶粵稽寧郡舊有考棚二一在旌德一在郡城皆係察院舊址自兩江分設後學使者不復詣旌而郡城察院遂為督學專署余蒞事初適值歲試職司提調眠視試院地勢湫隘其大門偏向東開側背乖方儀門逼近府禁體制未協詢於介眾僉曰形家者有文星掩耀之說取徑偏天童進試時擁擠喧譁莫可禁止擇地者蠲舍儼若更不待言矣爰爰同僚屬輩亟謀更新者旌邑汪生觀瀾

同弟姪輩起而請曰此某父永年遺命也敢不獨力興修以成使君之志余以工費浩繁未之許也生固請益力余為請於上憲皆報曰可汪生庀材量工躬親操筆經始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初落成於本年十一月杪不費公帑不資旁貸計費六千金有奇是役也大堂後廡悉仍舊貫而鼎新之售尤姓民房二間增建閣卷樓上下共十四間左右書堂各三間庖福畢具別購他屋易置漆公祠地展拓東文場號舍計東西各設坐號一十九路共二千一百一十號棟橈整齊坐地寬廓有除道以通出入有箭廳以習使射移司獄司於府治後軍儲倉之側改建大門南向離位外置東西官廳六間府屬州縣師儒巡捕各有次舍堂左側設書吏房若干間門以外期左右班房若干間胥役即大如歸規模巍煥街道開闢士子魚貫而人彬彬有禮學使者自公退食從容校閱不患燥濕寒暑倚與備矣天下事易於眾舉難於獨任如汪生者可謂難平哉告成之日余方上其事於臺司詳請人告為尚義尚文者勸汪生肅而謝曰此吾父志也亦

天寵乎其自任教然其自視微然不伐其功不責其報此其度量尤高出於尋常萬萬者余聞汪氏一門飾行爲問里表率子若弟聞詩習禮能世其家昔吾鄉范文正公輸其宅以爲學宮其子姓科第簪纓至今弗替汪氏長發之祥余於此舉視之矣今聖天子闔門造士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汪氏弟兄姪聞風嚮義善成父志而又無梯榮計功之心異日者移孝作忠顓俊量材之選非汪氏之屬而誰屬與尔喜於藉手告成而幸此邦多士之得所寧宇也遂爲之記以樂觀其後云

科舉題名記

明黃宗載 南史部

聖朝受天明命統馭方夏文教之治比隆三代而超邁乎漢唐者皆由科舉得賢而資其任用也科舉之制內而京都外而方面三年一大比曰鄉試選其文之合成式者登於禮闈曰會試再考其文之純粹者上而對於大廷題其名於榜而臚傳之曰進士凡由科舉而進士者速而榮士莫不勵志而爭趨焉寧國古宣城郡山川

秀麗風氣清淑士生其間瓌奇雄偉明經修行習文藝於學校而各登科舉者接武繼踵他郡莫之及也至若邵侯輩注意學校代有其人正統改元臨川袁旭來守茲郡惓惓焉以作養士子爲己任嚴堂門廡齋舍垣墉卑隘者高廣之廢敝者修舉之師坐講肆有其所祭祀禮廟有其次圖書文籍度歲布各官其處焉規模制度規前有加燠然一新旣而慮夫宋元以來科舉登名小錄者歲久日就湮沒爰不輯之書其鄉貢廷試之等第歷任崇庠之品俟用刻於石以傳永久俾已往者有光後來者有勉求下記之嗟夫爲政以得賢才爲本然賢才之得必賴國家培養之深教育之至德義蘊於心胸文藝見諸行事可以尊主而庇民可以修政而立事若徒以文藝爲科舉之資心胸無德義之實更取爲賢哉斯石之刻人將指其各而語曰某家之祖某爲某家之父而爲其子孫者知其故於前爲其祖父者知有顯於後斯勃然相與感發興起矣侯雖用心於一時而人得流芳於永久而不畏與人爲善之盛心侯其有之於是請書以爲記正統辛酉

響山亭新營記

唐權德輿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長帥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  
 新亭新營凡周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故也先是  
 郡城之南阨陝峻峭山木不剪樵門不開公因暇日觀  
 視原野直南一里所得響山焉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  
 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鑒縈迴澄淡又其南則博敞平坦  
 廣漫逶迤從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列日與心會闔然自  
 得述以條陳實蒙可報乃量日力計徒庸闢於彙中成  
 是坦道揭東西二亭於雙峯之上相距百步華軒峻宇  
 皆據勝勢廣廈疏寮可棲灑氣碧山亘目清流在下跨  
 以虹梁抵茲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堂  
 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處規地之廣袤分左右營部焉  
 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八右至七既而左次莽平採石之  
 師與宴設堂亦在焉廣易開館衙綵帶興寢得安其  
 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而公又饗士於斯娛賓於斯公  
 之心泰則神王神王則中和旁達士體寧則氣全氣全  
 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楹階俎豆之間而威儀交修  
 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淑均天資吏師昔嘗  
 四部符一可武皆有刊澤施於州壤及是則貴為元侯  
 疏以大封推心衛而行千里所繇城而流於支郡程  
 功底績觀發知習亭與營之司宜乎共贊其功以而政

聞者有矣而遺於是豈奚公之為而裕斯人也凡由此  
 塗出者東南抵於歙西南抵於涇肩摩轂擊往返自便  
 絕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得蓮池觸類滋長皆為絕境公  
 以鄙夫春秋之徒也繪而傳焉使實錄於石時三年夏  
 五月

重建府城隍廟碑記

明蕭良譽知府

余以萬歷庚寅夏四月來守宛陵至之日修故事齋宿  
 謁郡城隍廟仍自為文與神誓謂郡中神與守交理  
 厥重均也是年承積荒後百姓愁苦六月復大旱則朝  
 夕詣廟而禱悉棟宇朽敗明年三月雨慮且無麥復朝  
 夕詣廟而禱從雨中益悉棟宇朽敗不可支勢且岌岌  
 一日坐堂上聞震地聲廟覆矣亟視之僅斷椽數株覆  
 神像上數尺許得不墮若或支之者僉謂神之有靈能  
 自衛也余乃揖二守吳君司理朱君宜城劉令進曰是  
 役也無容緩矣括公帑百金命將掄材各僚屬次第捐  
 俸以待諸士民隨力願施者約以朔望日輪諸廟登名  
 若數於册知事董文相率二耆民掌之計入為出以杜  
 侵漁一時士民樂輸工役趨赴以四月十九日始事七

月初二日告成凡三閱月速矣由殿而獻殿而兩廡而儀門而門俱滌舊重新備矣址若向無易也役成會有秋百姓皆悅又明年壬辰六月旱即廟為碧禱七日雨亦秋百姓大悅會謂神之有靈能衛其民人云於是諸父老相率前曰君侯為民安神廟新而豐年屢神之說也君侯之惠也其敢忘余曰未也若習悅於神之說而寧無畏乎諸父老竦然曰吾儕真頑人廟思敬靡有逸志若與維新神之靈也君侯之訓也其敢忘余曰未也若知有神而亦惡知神之所為神乎於是吳君以致仕去代者為張君因偕朱君劉令進而請焉余乃申言曰夫神之神無方也不可知也其必非土木之謂而靈明之謂耳求靈明惡適乎惟人之心稱靈臺稱神明之舍此可知已試觀一念而善有不怡然自適者乎白適者何神告之祥矣一念不善有不怡然自適者乎白呢者何神之罰矣求神於靈明求靈明於心將無時無地非神之與俱若敬若翼而神功溥矣余不敏願與諸君子及諸父老共靈承之張君等肅容起曰至矣斯願若之觀慎修之鑑也凡我有位其敢忘以願諸父老亦靡不人人矍然若容於是會酒將神舉樂共燕而落

之爰紀歲月并及一時之告語如此萬歷壬辰秋八月志

重修城隍廟碑記

國朝 黃叔琪 知府

自京師以迄薄海郡邑咸有學宮有城隍之廟學宮者先師靈爽所式憑師儒弟子歲時周旋俎豆之側而講習肄業教化於是興人才於是出風俗於是成蓋綦重焉而城隍神則為人禦災捍患且陰察其善惡以彰以懲然守令之不及固非他祠宇梵刹比也凡有民社之責者其可泄泄焉漫視乎哉余不敏奉

命來守是邦初下車謁神視事見廟貌圯側風雨罔蔽

慨然不寧於心思有以葺之而時詘未遑遽及也

歲甲辰敬先修郡學乙巳夏工竣爰集諸紳士於

庭告之曰諸君上棟下宇以安厥居實惟神之惠

而城隍廟歲月滋久頽乎廢矣是用為思獨俸倡

修余不敢吝願諸君共圖之諸紳士退而語諸耆

老各持歷戶告焉眾聞令若踴躍錢雲輸百夫鱗

萃始於乙巳秋八月四日訖於丙申夏四月十五

日輪奐孔飭丹雘聿新穹堂邃寢肅乎其嚴官乎



其靜也寢宮前各旁增三楹其後齋庖具備前殿  
 則降諸侍從胥隸之像於階下兩廊儀門外左右  
 列六邑諸土神座而移聲歌侑神之臺於前門樹  
 以棹楔繚以短垣昭等威明貴賤防褻越也而自  
 城隍神以及諸神像形儀輝煌巨細咸飾於是汲  
 吉相率謁神前敬告落成復颺言於衆曰余之汲  
 汲於茲廟者誠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行陰陽而  
 成變化庶幾兩賜無愆時和物阜邦人士其長享  
 豐亨豫順之樂乎雖然猶有進傳曰務其三時修  
 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禋祀然後神降之福惟德  
 焉召之爾豈曰廟之既新我將我享遂足以邀靈  
 厥哉邦人士其敬之各淑爾身教誨爾子弟聿修  
 厥德以迓神庥則謂茲廟與學宮相助  
 而益彰可也衆曰善遂書之以爲記

昭亭廟記

宋梅詢宣城人

崇山濬壑雖吐雲而洩雨珠庭福地必因文而威秩川  
 岳朝於四暨則水旱是咨神靈奠於一方則歲時蒙享  
 况乎青蒼萬仞奔走川上天設靈府祐於黎民而猶牆  
 堵頽埋蘿葛交拱如在之薦雖虔請禱之人安仰不有

興也神將疇依知州清河張君受瑞皇軒樹風江左下  
 車而人皆知勸涖政而吏不敢欺以謂不惠於民舉竹  
 刑以繩罪有功於物鬱蘭蒸而張禮暇日謂郡僚曰昭  
 亭祠既敞宜新之乎德風斯揚庶草皆偃庀徒揆日遠  
 酌於葩經上棟下宇壯逾於羲易扶崩危之敗址成博  
 敞之新規模置成謀鼎支厥壞觀夫峩峩連連排空捧  
 檉椒塗爛於複道絳雲披於繚垣初疑乎謁丹霞而入  
 紫府驅威神而會靈仙憑憑釋釋連甍亘壁霽雲收於  
 軒廡天光射於金碧又疑乎冊金天而拜瑤宮吁怪狀  
 而駭人魄已而厥功告就力役於終乃咨二車幸總戎  
 幕吏祝嘏宿齋雍容籩豆有楚肴載斯豐桂鸞湛於流  
 霞簡鼓沸於清風羅拜阼階以落成功陰靈盼矍兮昭  
 格景既氤氳兮莫窮且夫萬物有定位惟神行乎無方  
 才運乎中惟人貞乎得一理實相濟神無自彰故斯  
 廟之成乃因而具雖誅盈賞善昧杳冥而何究而扶教  
 導俗體昭報而斯在夫如是自莘之降其興也不誣非  
 馨之薦其來也有所詢登名桂籍解帶棠陰授簡成文  
 不違辭避佩仲尼之教奚愧事人美召伯之賢誠慙前  
 雅銘日峩峩亭山千嶂萬峰噴蘆染靄秀入窓中中有  
 明神啟而爲宮苔錦懷日松蘿咽風享惟馨兮千萬祀

嗟貞講兮半頽圯夫君來兮久延睇新嘉謀兮大宏制  
衆林展兮物力群揮斤負畚闢溪濱朱扉昭耀奪紅旭  
皎壁深沈掩白雲嚴祠畢兮廟靈新考鐘伐鼓  
落神明刻豐碑兮傳億載永穰穰兮福斯民  
國朝祝宣同知

### 新建陵陽廟碑記

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惟  
神職司土穀驅螟螣而寧幹年捐夔臚而又區宇婦子  
恬熙仰賴庠蔭功德彰矣而其捍禦之績載在郡乘更  
有屹然不朽者焉宋建炎朝成都張公知宣州神忽見  
夢謂此地當淪陷微公起而拯之民其魚矣詰朝水暴  
至公乃抱冊自沉卒挽天意濤波帖息是拯溺之功張  
公身殉之而神實發蹤指示之也昔蒼水使者授禹委  
宛之書用能鎖支祈奠海若告厥成功茲以神之精氣  
所到遂罔狂瀾參砥柱顯傑幽祇其事適相類是宜金  
鑄壽宮圖留翠珉者歟廟時陵陽良維故制榻樸下窄  
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侈剝不治維時祈禱  
紳士暨合郡僚屬咸請於余曰明宮齋廬神所式憑裸  
薦瞻矚於是乎在敢不祇肅願開檀施啟全模夫舍舊  
圖新固余志也乃即其旁拓基而締構焉凡三閱月而

告竣噫世之祈氓雜選邀福於神惠者在在皆是也而  
茲獨傳其軼事述有餘思非所謂炳炳靈靈世載其英  
者乎爰書詞而鐫諸石其詞曰神功赫濯績懋保釐茫  
茫黎庶百六運期示夢州伯拯此阡危杭徐充羨氓之  
熙熙齋宮肇闢繡栢雲楣士女和惠駢闐來  
思我民報祀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 鄉賢祠記

明鄒守益 江西人

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郡邑之德行  
藝者生以鄉飲酒禮之歿以鄉賢祠之昭榮辱別賞罰  
其勸誠至精也人之情不甚相遠世而實禮而俎豆則  
肅然慕之矣其所擯斥則戚然報之矣故咸俛然修其  
德行道藝遷善遠罪而不敢懈及教之敝或華於文采  
或顯於爵位或席勢於子姓皆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  
履紳固其世凌微者或蔑焉以泯於是俗始靡然易其  
視聽則亦相競於華相構於顯相軋於勢而已嘻張官  
立法將以納民於軌也而顧教以偷法端使然哉東廣  
區君越之守寧國也普謁郡之鄉賢退而考其世無有  
紀焉曰是無以詔我郡人乃磐石以來徵言予愛而稽  
之自晉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董公傑合三十人有

孝友者有廉潔者有鯁直者有宗正學者有優相業者  
 有勤吏事者有敏訓迪者有擅文學者藹然足以勵俗  
 矣或為世狙豕焉或擯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  
 矣或為世狙豕焉或擯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  
 矣油然而興或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篤親矣  
 章其忠義而俗知報主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  
 鯁直而俗不詭隨矣章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  
 而覆餗者懼矣章其文學而通今學古者出矣茲區君所  
 樂育者奮矣章其文志也吾友汪君佃方僚於君今  
 以風勵郡人而詔之志也吾友汪君佃方僚於君今  
 尚相與覈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革之其有蔑焉  
 而泯者乎思以闡之然後別其姓氏正其德術使百世  
 之下勸誠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  
 意而正民俗者且將百世有光矣

新建名宦祠記

明毛愷推官

寧國古揚州之域自秦置鄣郡歷世沿革不常要之固  
 上國也我太祖定鼎金陵隸諸畿甸屹然稱三輔郡矣  
 昔之吏茲土者蟬聯貂續後先輝映彬彬乎不可殫述  
 求其施法布政效勞勤事禦災捍患稽諸祀典而協者

自漢太守張公竦至國初陳公灌凡四十人永樂間知  
 府事袁公旭於郡治後創樓三間顏曰正心置主於東  
 西二夾室歲春秋二仲月釋奠先師後合而享之中堂  
 後甬增祀十餘人相承百六十年餘未有易也嘉靖已  
 亥南岡曹侯以給諫出刺是邦甫三載政平化理百廢  
 具興次及茲樓謂凡祀先賢宜在贊校部樓非制也且  
 或設宴張樂而或閉主於室不度盍改諸乃卜地郡庠  
 之左可畝許命工鳩材中為正堂以栖群主堂前構亭  
 三楹並離向亭西出十餘武為坊門題曰名宦祠肇於  
 辛丑秋九月丁亥訖於冬十二月辛未費出公帑不煩  
 於民十寅春二月九日合餘家諸執事遷主而告成儀  
 章其秩遷豆靜嘉益有赫其象矣教授王子寵渴子以  
 改祀于官讀西漢書至孝文元年河南守吳公治平為  
 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未嘗不掩卷低徊太息也夫治  
 國者上士史且失其名則其次澤沒無聞者當時固不  
 可一二計矣昔詩盛時獨百僚師又曰為謫下多古  
 士大夫師焉為謫事則康而祇曰百僚師又曰為謫下多古  
 為某某也蓋降古吏治人人雅修不可勝名有若此者  
 則高史氏易亦不能備悉乎降及嗣世因多曠官繁擾

孝友者有廉潔者有鯁直者有宗正學者有優相業者  
 有勤吏事者有敏訓迪者有擅文學者藹然足以勵俗  
 矣或為世俎豆焉或擯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  
 矣油然而興感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篤親矣  
 章其忠義而俗知報主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  
 鯁直而俗不詭隨矣章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  
 而覆餗者懼矣章其吏事而素餐者慙矣章其訓迪而  
 樂育者奮矣章其文學而通今學古者出矣茲區君所  
 以風勵郡人而詔之志也吾友汪君佃方僚於君今  
 尚相與覈之其有昌焉而居者乎思以革之其有茂焉  
 而泯者乎思以闡之然後別其姓氏正其德術使百世  
 之下勸誠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  
 意而正民俗者且將百世有光矣

新建名宦祠記

明毛愷推官

寧國古揚州之域自秦置鄣郡歷世沿革不常要之固  
 上國也我太祖定鼎金陵隸諸畿甸屹然稱三輔郡矣  
 昔之吏茲土者蟬聯貂續後先輝映彬彬乎不可殫述  
 求其施法布政效勞勤事禦災捍患脩諸祀典而協者

自漢太守張公竦至國初陳公灌凡四十一人永樂間知  
 府事袁公旭於郡治後創樓三間顏曰正心置主於東  
 西二夾室歲春秋二仲月釋奠先師後合而享之中堂  
 後增祀十餘人相承百六十年餘未有易也嘉靖已  
 亥南岡曹侯以給諫出刺是邦甫三載政平化理百廢  
 具興次第茲樓開凡祀先賢宜在贊校部樓非制也且  
 或設宴張樂而或閉主於室不度蓋改諸乃卜地郡庠  
 之左可飲許命王鳩材中為正堂以栖群主堂前構亭  
 三楹並離向亭西出十餘武為坊門題曰名宦祠肇於  
 辛丑秋九月丁亥迄於冬十二月辛未費出公帑不煩  
 於民十寅春二月九日合餘家諸執事遷主而告成儀  
 章式秩遷豆靜嘉益有赫其崇矣教授王子寵錫子以  
 愛其子官讀西漢書至孝文元年河南守吳公治平為  
 考士上史其失其名未嘗不掩卷低頭太息也夫治  
 士大夫師師焉為庶事用康而祇日百餘日多士曾莫得  
 為某某也益隆古吏治人人雅修不可勝名有若此者  
 前漢去周未遠最誠之臣并其名而失之豈實勝者衆  
 多而史氏易亦不能備悉乎降及嗣世因多曠官繁擾

馳息靡然無所為與夫墨濫賊民者紵布錯雜於其間  
於是始有曰廉曰寬曰勤曰能曰簡而易曰忠而貞赫  
然聲稱於前而垂於後若今之所祀諸君子者吾嘗悲  
其不幸而不得如古大夫之忘其名也雖然名實之彰  
也後世不稱又聖人之所疾諸君子實大聲宏繫土人  
去後之思而組豆之使後之吏於茲者春秋展祀循名  
求實動仰止焉又未嘗不幸其遺聲餘烈炳炳在人  
耳目彌久而彌彰也若或違道以干譽竊似亂真惜焉  
莫知所以秩祀之意豈惟諸君子不泯之靈之所羞抑  
亦我侯尚友之心之所深憂也侯諱邁字德仲西蜀聞  
人登正辰進士南岡其別號也廉靜有為  
雅尚風概停本黜浮蓋幾乎古之忘名者

五賢堂記

明王遂知府

仙堂者祠齊尚書郎謝公朓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  
五賢堂者增唐宣州觀察使顏公真卿太子賓客白公  
居易吏部侍郎韓公愈也祠事二仙而增三賢為五者  
所以追仰高風景行先哲非徒設也出吳晉以至於齊  
東南人物何止一謝公哉自梁隋至於唐亦非獨四賢  
也謝公家青山而守官戒觀天際巖歸舟之句非食烟

火者所能及而李公乘舟采石讀惟有敬亭山之句亦  
非謫仙人不能道陳公卓誦其詩名之二仙而吳公潛  
刻碑以紀其事夫仙非人力所能至也耿介絕俗之標  
瀟灑出塵之姿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而文以貫道夫  
豈僅侏僂之盛遊地姑孰非貪生者然唐自平陳罷去  
及隋開元之西觀察使於宛陵而顏公以剛直之節往涖  
之忠烈名存百歲不泯自公由宣州奉詔擢第清名正  
節見於諷諫遭時賢相不及附錄會昌之盛獨有高文  
大冊流落外夷惟大歷正元之問乾清坤奠號為中興  
韓公振起八代實就食於江東孔孟之後一人而已然  
則五賢之祀不於其行事而於其文不於其仙而於其  
賢外設二楹內取一室青山流水四面環遶珠河橫流  
浮園對峙信矣神明之所憑藉亭舊有二仙像乃求白  
公於下江韓公於郡學而顏公之像未之得劉汝進自  
金壇因使求為道過牛耳山瞿然若有驚者問之則顏  
氏祠堂也入室瞻謁得其像歸庸詎知非祠  
廟之當合一耶因記其事使後來者有考云

重修敬亭山七賢祠記

國朝佟賦偉已見

宛故有七賢祠在敬亭山舊祀南齊謝公元暉唐李公  
 太白韓公退之宋宴公同叔范公希文而益以明末陽  
 城張公藐山萊陽姜公如農或推宦蹟或號寓公或少  
 而浮家或終焉埋骨率耽情於邱壑之邃美寄興於風  
 泉雲樹之幽奇所謂千秋萬歲魂魄猶應戀此者故均  
 祀之敬亭而予於其間不能無惑者考宋史宴公本傳  
 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公本傳亦云是范公  
 教授應天乃宋南京地距江南頗遠不知何據加以宣  
 州教授之目而並列諸祠蓋從來郡邑之志牽率傳會  
 而俗本通鑑繆以教授應天為宣州與正史牴牾竊意  
 范公嘗判廣德是中山川詎無曾經眺覽者加以賢者  
 風聲所播遠近皆薰其澤古云河潤千里况宛與廣德  
 接壤也則范公之祀亦何必不在敬亭嗟乎自有茲山  
 以來代凡幾易疆域建置凡幾更達官遷客勞人韻士  
 登臨觴詠流連而憑吊者凡幾輩而敬亭之名至元暉  
 始大顯方其高齋視事之暇雙旌五馬探靈異而問丹  
 梯賦田賽雨為民社福自合沒世不忘其餘數公皆因  
 其文采漸被德望曼絕邦人尸祝亦如仲卿之桐鄉鉅  
 平之現首遂使敬亭一峯聲齊五嶽又不獨劉夢得所  
 云宣城謝公一首詩而已地顧不以人重哉比年廟貌

文信國忠烈祠記

明 宋儀望 巡撫

新幣弗增肅七賢有知其欣欣而康樂也必矣因論列  
 祠祀之設於敬亭有非漫然者用告來茲傳曰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則夫抒懷古之情存不  
 用之烈繼起之君子諒有同心也夫

今上萬歷二載予奉命鎮撫南畿以十有一月行部宣  
 州宣守若令其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以咸熙五  
 季善知宜郡既下車諸所罷舉咸切民隱春和者耕作  
 萬里誰各歌之以勸既得代猶惓惓與父老子弟陳說  
 勿使百姓戴之去之日爭願錢立祠以志不忘備載郡  
 志今宋在日三百年父老子弟每言丞相事輒泣下頌  
 詞早夜無以安寢揚哲嗣那人之思守土之謂何是  
 宜乎守若令其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以咸熙五  
 季善知宜郡既下車諸所罷舉咸切民隱春和者耕作  
 萬里誰各歌之以勸既得代猶惓惓與父老子弟陳說  
 勿使百姓戴之去之日爭願錢立祠以志不忘備載郡  
 志今宋在日三百年父老子弟每言丞相事輒泣下頌  
 詞早夜無以安寢揚哲嗣那人之思守土之謂何是

時事怒髮豎指第泆沾襟况衣冠之儒乎按祀典以勞  
 定國以死勤事法施於民捍大患興大利備此五者宜  
 與如公是宜要有廟食贈有爵秩褒有號諡茲舉也於  
 法為崇報於義為勸忠雖予之不文將焉辭之嗟乎自  
 古中華凌替莫如宋之季世予嘗考其始終蓋重悼於  
 公之死也公自寶祐登第即慨然以國家自任宦者董  
 宋臣用事上書乞斬之既又極言其罪皆不報賈似道  
 當國屢抑公不用咸淳間稍遷提刑尋知贛州當德祐  
 之際勢原廢矣公以羈旅孤臣倡義起兵以圖恢復勃  
 王詔下輒提師入援夫以新合之眾當乘勝之師值厄  
 亡之運為扶危之計不俟智者辨此矣國存與存國亡  
 與亡公之心何心也既至臨安即又上書乞斬呂師孟  
 尋陳說大計分天下兵為四鎮器都督以統御之使敵  
 分而關我乃可制此其計明其執政陳宜中諸人猶扼  
 公所言不得用既知平江極力經營軍聲稍震會獨松  
 關破亟召公援臨安三吳守俱委城降假令公不夫吳  
 堅守大郡以固藩籬敵雖張必恐我乘其後乃又趣公  
 以去門庭不成堂室安守卒之緊阻納降屈膝請和天  
 之所與誰能避之嗚呼悲矣予嘗謂公早年勇退投閒  
 自放有斯安石之遺風康既上書乞斬宋臣師孟有朱雲

之勇亦軍赴接力謀社稷真州之脫空坑之敗循州之  
 執輿前萬狀誓死不悔有顏魯公之節楚軍被留從容  
 義命顧問懇懃應對如禮有箕子之貞越楚柴市南甯  
 可年聽刑自昔有比干之義蓋公之志可以塞宇宙公  
 之忠可以貫日月史臣謂公一死收宋室三百餘年上  
 後少亦宜人之志也郡守以不武書者至方以見詞所  
 由始云之亥季秋刻日遊撫在命都御史同郡宋任望  
 縣委奇方立石

葛公祠碑記

知府

昔黃平建國首重造士前學校之興  
 書其真邪外諸生以時賜餼必由  
 多其性之患也舉下官牆屋皆  
 而元平王乙未年復被焚我  
 亦以官舍字號其民益多  
 生財以官舍字號其民益多  
 聖賢之奇之昔在  
 古板道泰建人成  
 文

門五間明倫堂五間齋廊次列殿後置包厨於堂之東  
 偏而後以周垣山水際洞景物增勝公之規畫尙歎盛  
 哉其後禮門義路暨各祠宇又楊公觀陳公禮物勝霄  
 諸君及子相繼修葺而創造之功厥惟先生是賴况鳩  
 工木石者鉅費不惜捐俸獨任其難所計闕聖道敷王  
 化澤世教淑人心者治莫隆於此迄今天開其運地發  
 其靈人文蔚起視昔什倍寧郡之士安能一日忘先生  
 哉乃構祠學宮側專祠先生請予為記予以先生當海  
 宇未靖之餘獨能存心惠愛與利除弊廣積貯漁潭南  
 定賦役以紓民困所官次諸政亦其類然者也而興賢育才俾  
 有登於鳳化者惟建學功屬最特祠而祀於法誠宜先  
 生浙江仁和人黃姓諱榮且字繼先別號華峯知寧國  
 府事卒於官行誼留備郡邑乘傳勅葬敬亭山廣  
 教寺左云洪武九年歲  
 丙辰郡守胡乾祐撰

重修孝子祠碑記

國朝修賦倅已見

宛陵有孝子祠在正學書院之右蓋為邑鮑孝子而  
 立也

已後母病劇慮不能起遂持刃剖胸取肝和藥以進母  
 立愈事聞旌其閭而郡守徐公大儀立祠祀之有疑之  
 者曰先王教民興孝固有中道焉非以為難能而始可  
 貴也故功令於前所稱不在旌例使悉如孝子之為則  
 庶人五孝之殊旆耳天經地義必以殘肢體捐軀命為  
 孝或啟代名柱性之徒矣幸也母子俱全耳脫不幸以  
 痛創罔職之故立頌其母知之所致於親者無間難易皆  
 孝子盡先朝露母終無生理足不如留其身以奉親之  
 為愈也余曰人子之所致於親者無間難易皆明於自  
 盡而已矣力不可為至於殘肢體捐軀命此其迫切倉  
 皇且不知有身遑計弋名而往性以為之况夫孝子之  
 母子俱全亦非倖也余冀幸西洛之禾寧有劉芳者童  
 子也其父溺於河童子驚泣赴水求之黃流洶湧數里  
 卒抱其父以出余嘉其誠孝特為表之邑志此與鮑孝  
 子之事皆萬死一生而其親與身俱無恙誠之至者上  
 可格天安可以誓其愚耶余從茲此祠又得考舊志所  
 載諸孝子姓名其事不同同歸於孝故榜題而並祀之  
 其祠孝子祠不獨為鮑氏也俾我邦人知所感發隨  
 其力以自盡而存徒之從事止學者講習於斯當思百



行之原以求合夫天經地義之大非專以毀體滅性為極則也祠建於前明崇正元年中更圯壞余撤而新之是為記

重修關壯繆廟記

國朝郡守宋 敦 長洲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忠肝義膽照耀千古其奉詔立廟也自北宋始自時厥後靈應懋著王封帝號歷代有加侯之廟食像設始遍天下我國家應天撫運懷柔百神而於侯獨尊崇備至郡邑

勅建祠迨封三代設立木主於後殿春禴秋嘗同日祭享兩楹之奠備物備器與宜聖壻蓋侯之心地節與日月爭光與乾坤合撰樽俎於當年而大發於昭代此天迥之固然亦曠典所未有也寧郡故有壯繆廟在城南鼇峯前康熙年間邵司馬鄒君載之於祠殿門樓制度畧備閱歲既久傾軀支撐亦欲添春秋登享設於城隅會館中委巷故難於位又易於與作此者時和年明廷興湯至意以支之不易於與作此者時和年

豐百廢廢舉爰同宣城令貴君謀所以由舊者首先獨俸侶導紳士鳩工經營正殿後廡修葺逾半而經費不敷未敢於成也商金嘉合等僉起而言日修復遺廟均邀神惠我外索願也庸敢協力贊襄以昭報賽公其許之乎余察其忱重為所請乃為之勾會計簡俾樂輸者親其其事不以一錢假胥吏手歡舞儼功不旬月而告竣祠廟轟然樓閣巽然堂宇豁然修後殿一為奉侯三代木主於其中又於正殿旁置齋室一為承祭者盥沐所締構堅緻形樣駁蔚規模巍然有加於舊夫宣於三國時為孫吳丹陽郡或謂遺恨在吞吳侯之宿憾未平也而抑知迨封享祀廟貌森嚴歷世相仍欽崇一致况今者受命

上帝擁護

真主普天敷土則非賜履肅然起敬實式憑之則侯之

我將我享而福祐我人民也不且暢然其滿志哉而又何說焉邑人日善講書之石以詔於後余嘉邑人上尚義仔而重喜宣令之相與有成也遂鑽而為之更其修飾事諸姓氏其在神陰

三

文

見

政通橋記

明李默 推官

宛水故有橋當宣欽孔道歲且圯遭太守去郡前司封  
 郎中建安李默論判是邦方秋攝事召吏民問今政孰  
 先與曰橋先即日為出帑羨金使宣城尉彭仲春督治  
 之別駕南海洗君滌以十金來佐役興而嗣守餘姚  
 邵公曠至郡承費溪葉君尚文司理焉程王君演並以  
 事自外入咸樂相焉浮龜驅鵠民罔時勞輪蹄交道如  
 從沈席默乃言曰二氣歡欣品彙滋植山川蒸注雲雨  
 降興舟車會同物利四達有如橋圯道弗不可得而達  
 也故君子作政以通民也滯則民壅揆物考義橋名曷  
 宜邵公而下皆曰其惟政通之宜明明嘉靖歷逾其紀  
 闕逢敦祥春王甲子伐石銘功宜民所  
 履我邦有政繫橋是視通判李默撰

新建惠濟橋碑記

明董傳策 上海

冀予為郎謝病免出遊浙之西湖宣城梅先生訪余湖  
 上甚驩也梅先生時從治事守紹興有聲今越三十  
 餘年余起廢官留都而梅先生復從里居來訪余因以  
 其鄉建橋事屬余思按予國有城東五里許有東溪其

源自徽界績溪而來合句溪宛溪東北流二百餘里入  
 大江東連吳越西通楚蜀蓋江道要津也府附郭為宣  
 城縣分四鄉其東上沃居民繁諸往來貿販者交錯聯  
 轡觀三鄉數倍舊設浮橋當水暴漲則撤而以舟濟焉  
 行人殊苦淹溥更多墊溺之虞橋木且易朽歲數繕治  
 不勝費先是長民者咸知非建石橋不可顧以事艱慮  
 始入禪更役曠為因仍罔繇典也隆慶辛未知府古滕  
 王君嘉賓行閱江津慨然思為已任告諸父老若諸士  
 紳咸會翁翁樂從王君遂與宣城姜令奇方深縣示倡  
 而村知江子漢通判陳子一樞推官王子藻深縣示倡  
 支亦各協謀以助意曉曉如也爰局鄉人上建身富  
 率而擇其恪有行者聖督之也既集王君以問巡撫部  
 憲亦各協謀以助意曉曉如也爰局鄉人上建身富  
 成會高君以應去府同知李子可久代滋其西九  
 以數十萬計凡費百金而兩有餘名其橋曰惠濟蓋梅  
 子可高君此大橋梁王政所重自昔使使決而泰越

人肥瘠視耳奚望其有民溺猶已溺心哉王君惻惻無  
 華觀此舉始循所修民事者也張公向君克主張之亦  
 異乎志辭措費而漠無聞於生民疾苦者與張公撫余  
 境所修舉舉墜典尚多蓋余日睹其風猷不虛矣若梅先  
 生不志於物乃更總理是役而善襄成績焉余尤多其  
 人其志於世也王君名籍前已叙余會識之於南道  
 御文博先生名守德雲南參政在告其他薦作錢穀若  
 募終率先民者並列左方俾後有考義舉云南京禮部  
 右侍郎上海  
 董傳承撰

濟川橋記

明王英 浙江

正統八年癸亥春正月寧國府濟川橋成夏五月知府  
 袁如廷輔考績來京師請記其橋曰郡東北有大溪溪  
 有橋焉載隋開皇中刺史王選創置宋元符間郡守劉  
 理更造名曰永安紹興中郡守秦梓重修元大德中壞  
 廢石架木以通行者屢壞屢修國朝洪武中知府邵仁  
 造浮橋木樂間知府朱獻修之霖潦復壞涉者病焉予  
 至郡作石橋同惟承久慮工力浩繁乃自於  
 司公力費其

皆協力而所費不充為文勸民庶於是富者爭出粟帛  
 小民爭趨赴功絜石於淵起土為址洞門五空上覆以  
 石傍翼以闌凡用石皆鈐以鐵堅固宏廣其上車馬馳  
 逐如履平地其下舟楫往來如行巨川郡中稚耆咸嘉  
 而頌其成肇工於壬戌夏六月凡八閱月訖事名曰濟  
 川橋請書其始末以貽後來予聞廷輔之言竊嘆曰橋  
 之作豈不利於人哉為政之道事無大小凡可以利民  
 者必為之昔之賢者以乘輿濟人為君子所譏廷輔力  
 成茲橋人皆利之亦何其賢哉予聞廷輔之初至任也  
 剔姦蠹革宿弊吏報民安其政大舉及修壇壝新學宮  
 作驛宇倉庫百發其舉蓋郡守之傑然者茲特一事耳  
 重其請為記之後之嗣守是邦者尚無忘前功且有所  
 視效焉廷輔撫州樂安人永樂乙未進士為江津縣令  
 有清譽用薦為守云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太原王  
 英記

重建濟川橋碑記

國朝祝宣 已見

按郡志古宛陵郡之東跨宛溪有二橋一名濟川  
 在陽德門外一名鳳凰在秦和門外隋開皇中刺

史王公選所建唐李白詩所謂雙橋落彩虹者是也其濟川一橋宋元符中郡守劉公理重構更名永安向為浮梁屢修屢圯明正統中樂安袁公旭來守是邦軫念病涉易以石橋與鳳凰橋並建焉國朝孔公貞來莊公泰弘相繼視郡各有經營二橋功蹟第流溪迅駛洄洑刷蕩石址浸豐於今戊午秋濟川橋梁忽圯余分守茲土攝理郡篆為念是橋當徽婺江浙往來孔道不可以廢而莫之舉也爰撰吉鳩工闔郡士民駢闐歡會庀器具揆日時磬鼓胥勸經始於庚申孟冬不一一年而落成袁公舊規石欄空濶周匝四隅其上去來車輿無障礙頗稱壯麗惟俯視橋門洞若見底蔑以固其厚趾遊波振浩穹溘崩聚漱喙柱礎卒致頽壞余與宣邑張君周察勢便具為規畫洞底四旁甃以石板袤廣密緻基固護龍蹲虎踞橫殺衝波同河曲之掌蹠希厥跡於不泯固已大為之防矣又故制洞門五空規下窄侵溢隈擗雁齒排梭矢激湍悍淪連崩迫荷岸為之整落礮石為之摧碎理或然也今易五為三洞減則廣廣故泔疏豁豁豁開水勢利導無復與屋賺相逼庶津梁永濟手橋面加

高五尺慮溪潦浩汗猥至踰軼也非侈量規詎諱今制要惟為士民期於永久至其他制度則悉如袁公始建不復有所更張云

重修濟川橋碑記

國朝 張大宗 知縣

寧國濟川橋在大東門外與上流風氣橋相望太白詩所謂兩水雙橋也橋當山郡至浙之要津隋唐以來皆繼守以波明正統間郡守袁公易以石橋後屢廢屢葺今地於乾隆二年復聯舟為一昔計然或謂寧二邑之山水繚帶而北以達於江每水湧溢則數四壞而於乾隆四年冬余既下車繼教化政令之求克舉而率以是役先期心慮之甚明行春至其地守憲公以昔年所建橋始於五年前然擇地之未善者司其役以費其事橋故五洲址窄不足以及水全其費其時比一址之費已半於橋迄七年五月而前工道大其費也則前者皆奔赴最多者為邑貢生許誠

家後數頃之產而捐獨五百金司事者為邑之人士周  
必其初應標僑居人士朱守孟季永鉅葉兆芳皆不避  
勞勩終始弗渝而惟邑貢生方城為尤甚二年之間棄  
家不食自食其食以寢處於橋之左心計手擘揮汗日  
其用是皆不可以不記

鳳凰橋記

明 陳敬宗 浙江

寧國在宛陵郡城之東有二橋曰濟川曰鳳凰橋開皇  
中刺史王選所建唐李太白詩雙橋落彩虹者是也宋初  
鳳凰橋漲雙力聯舟為梁改名上浮橋尋廢以舟渡郡  
常發交江浙往來之交渡者相踵溪水泛溢公私病沮  
太守喜公憫為謀於眾曰視民之病而弗加之意非長  
民之道也吾欲修舊址復舊名製石以為橋可乎眾皆  
曰民又曰經費不費計將安在眾皆曰此吾民列也吾  
等願盡心焉於是為者何則因民之利而為之也  
正德六年八月分民之財以修之其費不貲也  
不煩而民不擾橋既成輪者蹄者負者耄者艾者  
舍風波不測之艱就通達坦然之履莫不贊曰是皆太  
守仁恩之及也橋之固垂千百年太守之壽宜與之並  
人心頌禱如此何其盛哉惟太守職務眾矣篤彝倫厚  
風俗務農重穀尊賢養老下至官府次舍川梁道途無  
所不當治者亦先王之遺政也夫祠廟所以祠神公宇  
所以臨民學校所以養賢育才厚風敦本之道胥此焉  
出袁公經營繕治舉能新一郡之耳目矣又能推誠感  
動使民不靳費力以成不世之功其賢矣哉昔子產相  
鄭善政多矣而以乘輿濟人孟子遂以不知為政譏之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斯橋之作信乎得夏令之時  
而異於不知為政者矣郡人托宣城教諭錢如垣祈予  
言記於石此盛事也君子樂道人善奚可以辭因書其  
顛末以示永久正統八年夏四月上澣日朝議大夫南  
安國子祭酒四

明陳敬宗撰

重濬北城濠水故道碑記

國朝 貴中孚 宣城

寧郡東北城濠為宛陵溪源出新田經嶧山之陽  
而向溪諸水入焉為眾流之尾閘也城中水利西

有珍珠河志載出西南珍珠塘北東環府後木直街出鐵牛坊水斗門達於宛正德間改從西北溝沿逕東嶽觀側出城北東行入宛非復故道矣第按珍珠河北注從東嶽觀後斗門出城其西築高堽以捍之約之沿城北行次繞西頭灣過北關城濠又東至鐵仙橋入於宛溪考之地形家言以隨龍包絡形勢方位盡善前人改制厥有深意我國家百年涵煦戶口日繁北門吊橋濠梁蓋建民居竟等闔闔致下流日壅城中水積泛溢為害遂有扶斗門外西堽以殺其勢由缺口而出別士橋建甌而下鐵仙橋吊橋各處幾至淤為平陸矣民甚病之且深池之義謂何乾隆十七年三月吊橋民房災遂擬乘時開濬不令再行復建請於郡守宋公司馬祝公允紳士吳璟侯等之請行查請詳當經覆請遂將斗門外古堽補之沿城淤塞濬之吊橋城濠則清復之使估造房則永禁之一時羣情踴躍奮插爭先不數月而故道井然城河之水由斗門東行過鐵仙橋入宛溪矣從此各為歲濬則勒石以頌而功倍因為之

阮翁橋碑記

明 劉廷瓚 知府

寧國之為郡阻山帶水四面皆大河東有東溪北有水陽黃池西有青弋江南有夏家渡宛之水皆南發萬山於夏家渡為湍急水漲則浩漾無際水涸則舟楫不通平時架木覆土為橋一遇水漲衝激震撼頃刻而盡故屢修屢壞民甚苦之予親歷其處相度形勢非石橋不可方欲鳩工庀材經營其事而新安之阮輝阮傑奮然自任其責不數日木石兼運工徒畢集而蜂屯蟻聚冲乎許許乎無虛日矣始於己未之五月畢於辛酉之四月總會其費以兩計二千五百有奇橋長一十六丈濶一丈九尺高二丈下空五洞卷然虬龍之引而伸穹然蟠竦之垂而飲也既成為上其事於巡撫彭公巡按邱公二公下令備禮獎勞余奉命式輝傑之廬舉行之於時共事者同知吳君嵩通判李君枚宋君守約推官鄭君瓊宣城知縣王君璠咸推讓曰此太守之功也蓋記諸子惟人莫不愛其名至有棄千乘之國與人者千乘之國豈不重哉誠有見名重於國一朝舉而與人者不難耳今阮氏肯捐千金以興此役非出此以取償也予不歸其功而與之名是孤其用心功甫成而名弗顯矣

然則是役也予豈得而專之耶且橋當四達之衢往來  
乎此者徘徊瞻顧其君子必能發諸咏歌而庶人亦必  
咨嗟歎美蓋將播諸四方顯名於時矣西漢卜式出粟  
助邊東都入厨以財救人班班史冊考其言行他無所  
見其所以得名者此耳使輝傑自此充而大之見義勇  
爲無改今日其顯名後世不與古以忠厚世其家他日  
士大夫稱輝父永昂傑父永聰皆以後人也夫工人掘石  
新安之士接跡而起者必阮氏之後人也夫工人掘石  
得古刻漫滅不可認隱然有新安二字今阮氏新安歙  
人也其事若前定遂更其渡之舊名而名其橋曰新安  
然里人言質或呼阮  
翁橋云於是乎記

### 育嬰堂碑記

國朝祝 宣 巳 見

育嬰堂制於何昉乎昉於漢詳於宋按漢章帝時  
詔給嬰兒廩祿以及生子之不能養者此育嬰所  
自始然莫爲之地也至宋設慈育局局有乳媪媪  
有常廩而育嬰堂因是以名我  
憲宗皇帝御極之二年於京師廣渠門內育嬰堂發帑  
賜額如康熙時廣寧門外

#### 皇上

省屬於通都大邑量方權行蓋普濟存老育嬰恤  
孤痾瘰乃身之意均也今  
深仁厚澤洽於民生議蠲議救議賑不一而足保  
民如赤之懷而賦漢宋而追三代矣顧育嬰堂所  
在多缺何歟爲後代久則規遠難  
司支納之籍廣內下之防杜冒濫之弊種種費焉  
是以當事之甲子紳士者庶某某等謀與是役  
未育育嬰堂歲甲子紳士者庶某某等謀與是役  
而合辭以請於宣乃倡會部僚雅有同志乃指  
乃尊乃購馮姓民房壹業茸而新之將以次第舉  
適宋公敬奉  
天子簡來守是邦因由  
抑何先得我心也  
乃吾鞠育兒有媪  
一其籍而望期  
老有籍而望期  
問有棄子之禁豈  
生之數至於極也  
民之數至於極也

#### 天子

抑何先得我心也  
乃吾鞠育兒有媪  
一其籍而望期  
老有籍而望期  
問有棄子之禁豈  
生之數至於極也  
民之數至於極也

寧國府志

卷三十三

三

生三年則獻於王拜而登之天府典綦重哉豈意  
 未流俗敵殘忍若慣乃至富者以溺女為常貧者  
 並生男不舉藁而藉於道者歲數數也悲夫昔鄭  
 渾為政禁不舉子貴彭至舍盜不按而按城北之  
 婦彼誠知所務異乎俗吏之為之也顧寧郡養濟  
 有院而育嬰莫為之所恤及於垂檣之羸乃忍棄  
 夫方雛之穀謂仁乎京畿首建而省屬莫舉謂令  
 乎妖天殺胎物有禁也而民莫與孩其母遺生成  
 之憾乎則是茲堂之建豈敢自為德亦仰體  
 聖天子存老恤孤之至意而藉手以輔養濟之所不及  
 云爾若夫可大焉無厚望哉堂為左右宅者二虛  
 其嚆矢余於寧能久焉則紳士耆庶之責斯特  
 一以通出入焉又進樓二楹又進廡三楹其左門  
 一楹進為聽三楹又進樓三楹徹而通於右又進  
 一楹廚在焉垣周之是役也始於甲子之三月竣於  
 辛卯之十月屬某某等請一言記顛末維宋公亦  
 嘉宣之首事茲堂而樂  
 觀厥成也俾勒諸石

宣城

縣令題名記

明梅守德宣城人

宣城自昔嘗稱易治而以今視之則若有相遠者何習  
 勤者變而遊惰淳龐者遷於機巧求逞其私往往輕於  
 奸紀而不休其禍僥倖戒上之聰而絲以為利或拂其  
 欲誘而別與噫敵斯甚矣不穀邑人也竊睹夫俗之變  
 豈徒我民咎哉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亦安忍負  
 強教而悅安之誠若父母然不忍殘民而民亦安忍負  
 其上後之吏則不盡然者蓋難言之矣夫民生計日見  
 殫感而上之誅歛復乘以煩苛苟且之俗既成於下上  
 或從而招徠之誅歛復乘其操切抑何惑乎好偽萌起而莫  
 之紀極耶孔子論治曰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蓋難易之  
 勢因乎俗矣今宣城民之良者大較則猶右本業而薄  
 賈賢篤愿樸而重廉恥彼游惰機僥譁者相與羣姍  
 厲或攻文雅彬彬見於世其亦春秋之魯乎變而至道  
 是在良師帥爾武城絃歌仲尼亦春秋之魯乎變而至道  
 欺是遵何道哉變之効也宣之令長在昔有聞者漢法  
 雄唐柳鎮宋李堅明孫琳蕭吉况子玉六公祠祀百代



令問不朽後如嘉靖間金谿吳侯梯萬安周侯奎以惠政勤蔽帝之思在人耳目自餘諸公謹繩度修政令與民相安者代不乏人而俎豆不列其神明名氏將湮於簡策者抑多矣今楚監利姜侯承命製錦委藉往哲思鏡遺風博搜故牒中得王公文質而下凡如千人刻之貞珉樹置廳事修廢典也夫揭往以詔來則勸戒備綠名以索實則臧否彰名之列一也或則頌媿或則訾毀或則隆隆或則庸庸後之視今猶今視昔耳攬於斯者將不竦然起哉誠竦然而起則必求如往之拊循其民強教而悅安之誠若父母然者而我民淳龐之風其庶幾復觀乎姜侯既日兢兢焉循理奉職求無忝古良吏而復思以垂鑑來者意甚盛已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不穀敬受簡而述之

重建縣廳事碑記

國朝 杜濱 知縣

宣城古漢以時縣考誌在青弋江其後或與或廢沿置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併宛陵為附郭首邑是今之宣城去宛陵地也唐宋以來所轄之郡州軍路府歷有重置而宣城為江表望縣如故初治所近

郡城東南南宋建炎中徽紹與初遷於城南迄明洪武已酉始遷建今所為元萬戶府舊址噫上下二千年間無論官如奕碁室如傳舍陵谷之變幻無常即一廳事考有明以來修廢舉墜之難大畧可睹矣蓋自弘治重修嘉靖癸卯即漏敗瓦御輓脫議者孔亟越十二年乙卯而有南昌姜公來為縣又四年己未江侯兩淮繼之迭議會修乃先後俱以徵召行未幾而石池楊君始捐俸三新力任改作余讀汪副都記深歎其積遲費重鳩務維艱也固則定鼎至今距前嘉慶又幾二百年矣中雖時有文偉大都皆因陋就簡而已余不復於康熙乙未承乏茲邑下車之始門閭不蔽公室頃地民不知焉官府署有之曰國有政事焉有民乃凡而器搆莫或寧處非所以當官而勤民事者也况宣城舊稱地曠而僻又實而文又且其官舊風俗樸樸然而質為相問歸於生焉其官見於前代矣古者郡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民之官急為政之本如視俗而施政察失而立防於以宣上德而舒下情非日夕與民相接即有所舉而不通而且百弊叢生象右得以把持於外胥猾緣

以為奸民隱日深巧偽茲甚而上下交病矣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又曰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余猶以為為廳事之建修所繫有甚大也禮樂刑政之所自出簿書錢穀之所期會皆於是乎在其可緩耶其不可緩耶第宜自屢更荒歉元氣未復民無可罰之緩無可使之力於空然無恃之中期補綻欲壞枝柱邪傾勢且岌岌而况舊日之類稼斷瓦十無一二則今日之謀創也非因也用是夙夜憂勞以時拮据捐貲備料節省冗羨次第六年始克就緒嘻何其難哉由正堂後廳及前兩廡吏舍二十餘間以至儀門大門俱屬新造內署則畧加補葺以非所急亦力有不贍矣是役也經始於戊戌之春二月竣事於辛丑之春三月總木石費幾罄漆工匠之費糜自金千二百兩有奇巨細皆余親董其事方擇吉落成圖與宣之耆老庶上其求政化沐浴太和而簡書內召計日就道追思始至迄今七載承乏茲土諸凡清釐積逋剔弊弊或前救未早勸理牙角朝考夕省敢謂地方稍有起色然亦余之心已竭而力已疲矣後之君子蒞斯地者當

朝廷勵精求治之時誠能仰體

聖明以克慎厥職而坐茲堂皇亦且念前人結構之艱無或自暇自逸以拊循吾民余雖未敢以此為勿剪之棠而宣人永世有侯甸之芘余能無滋幸矣乎爰記其始末以刻石而奠於座右

縣廟學記

明 楊士奇 泰和

古昔王者建國君民也里皆有學民皆有教其教之之法自灑掃應對至窮理正心與凡修己治人之道皆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者非此不以教不以學是以其俗化隆而人才盛也後世不明先王之道而老佛二氏之說繼出昧者惑於所誘而沉溺焉率倍此而趨彼逾久逾甚是以正道榛塞而風俗人才不逮於古蓋積習非朝夕矣我國家列聖在上惓惓焉興學飭教墮書靡歲不下學宮之布徧於海隅矣其或猶有未備則吏於斯者之弗職也宣城南京畿內之邑山川秀麗民俗淳質名人君子忠義之紀代未嘗乏然余在禁林嘗閱四方所上郡國之志宣城為邑民戶三萬有奇而今為佛老之宮者六十餘儒學之宮一焉而已夫正學異端不雨

盛在此者既寡則吏於斯者宜力致夫誘掖飭勵之功以仁其民以稱上之德意庶幾其可凡前之吏宣城者多矣其學則自洪武二年知縣王文質建於泰和門內九年知縣邢知遠以其庫陋改作於縣治之西廟與學咸備自後屢加修葺歲久復敝宣德二年教諭張巖至謀於知縣蕭吉改作廟之外門中門建明倫堂及師生會饌之舍又廣地作射圃而蕭去官因及訓導陸霖湯輝勸率邑之好義者作大成殿及東西廡郡推官尹崇高復用巖等議作尊經閣於明倫堂後未半亦去官逮郡守袁旭至而凡廟學之未備者悉備矣是役也雖有衆力然始終巖功居多於是輝來請書其成於戲凡今老釋之宮圯者興廢者復不必其有勢位者網紀主持猶必耳若儒學之宮隳弛欲葺即有勢位者網紀主持猶必更十數歲而後成何其難易之懸絕也非由習俗之移人而人心不知有古道歟為政者以正風俗淑人心為要務而風俗人心之所由善必在於興學校者明先王之法以為教也為學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道為政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治學校之關係於世大矣其成宜書若學於斯吏於斯者其亦皆致夫力行之功而可乎

重修 崇聖祠碑記

國朝 貴中孚 已見

我 夫子金聲玉振繼往開來其古今廟祀加隆所以志高山景行之思者夫固踵事而增華矣在昔哲王猶慮水源木本之無以溯所自也爰重追王之典

崇聖祠禮明樂備至本朝而極盛此宣邑之學自前明一再徙建今所而崇聖祠則特改建於雍正癸卯云顧自前令吳君倡議重修迄今又閱十有餘年而棟宇之朽且裂者幾不可以旦夕待余宰定二歲日復於懷而未得所以釋負之方今年春建此邦人士而謀之咸願糾余志協衆力一新廟貌行集事矣獨吳生國管錄容而前日學宮為祠教人文所自出而

崇聖祠尤 大聖人之所自出也倘使根本之地無段不治其何以焉萬善勸國偉力雖出於不遠地對任以導此先路耶余方樂諸君子之對於好義而彌嘉吳生之仰所急務也乃愚論而獎成之閱三月以竣工

告余從太守後諏日展禮則見夫摧者整之朽者  
 易之傾頽而滲漏者繕之葺之與夫丹碧輝煌煥  
 然改觀有不能不羨程功之速經理之精者益見  
 聖教單敷人人深而感人切良不可以管蠡測而此邦  
 人士平日之沐浴涵濡有獨厚矣吳生之善不可  
 沒繼吳生而起者其善顧又可量哉謹次其經始  
 之由以勒諸石俾世知心乎源本者固有其人  
 若夫鉅工聯奏度越前休則余且濡筆以埃之

科貢題名記

明葉亨 閩人

寧國古揚州域今屬邑惟六宣城附郡邑也山水明秀  
 密邇京畿士生是地多俊特雄偉宋元間如吳潛以相  
 業著梅堯臣以文章著而汪澤民又以節義顯之數君  
 子皆其傑然可觀者迨入我朝養士於學取士於科貢  
 兩途士之濟濟嚮進綽有樹立自由科目成名者十有九  
 人歲貢登名者四十有七人歲久因循題名未立缺典  
 也夫學校風化之本有司舍此勿務顧汲汲於簿書徵  
 歛庸俗吏耳予以戶部尚書郎中奉天子命守寧國抵  
 任未幾邑博士諸生以題名碑久未有事於興學作士以  
 僚通守陳侯德廉亦以為言余方有事於興學作士以

教化本而立石題名亦作士勸俗之一大機括也因悅  
 而不辭夫名天下之公器有其實據乎名美器也久愈  
 蓄而不可掩泯其實得乎名虛器也久則破敗缺露雖  
 得而亦失之古之君子不患乎名之不得患在乎道之  
 未充實之不繼也道之充焉其於已所當修者修之無  
 不至焉則名得而實斯繼矣茲石之刻特諸士登名之  
 第一階耳修而繼其實在乎諸士之自勉也往者已矣  
 求而將仕與未登名而志於仕者益以宏其志定其心  
 含咀乎六經發乎文章事業奮乎氣節繼述而古之聖  
 賢無不可同由是躡穹階勒之鐘嗣傳之太史氏詎不  
 基於此誠人才無古今有為者亦若是子記斯碑深石  
 牢於諸士子而亦諸士子之所以自期望也然則是石  
 之立其於作士之功亦大矣哉知縣李君端教諭陳君  
 輪訓導雷君鴻協謀而以是激勸諸士子宜也成化二  
 十年歲次甲辰秋七月

真符觀桓簡公廟記

宋 章國光 宣城人

從來虛譽不足以激俗惟名節可以激俗美言不足以  
 感人惟忠義可以感人何則萬目雖張而理之所激懦

夫有為也三軍雖衆而義之所感壯士涕零也總是二者歸於一身其桓公之謂乎公東晉人五更榮之後也少難孤貧已獲令各人倫樊鑑當世方之許郭而又歎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抗疏謂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賢者居之遂以公充其選帝嘉其才當領手詔不欲輕留外任公以墳柏在此郡因請因補宣城內史有惠政為民所懷蘇峻之亂公舉義師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因郡兵寡弱勸之按甲以須公慨然謂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破賊別帥於蕪湖會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敗遂長驅進公以郡無堅城退據廣德軍守王師敗勰州縣望風降峻公慨然流涕進屯涇縣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前鋒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力戰而死晃因進軍公固守經年勢孤力屈為晃所害時年五十三逆賊未平諸子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事聞贈延尉蓋簡咸安中改贈太常舊相傳其地有祠即屯師之所又南十餘里乃墓也而亦嘗有碑焉予感斯言觀廟所據彷彿有濠塹形勢質之舊史旨無不合而史筆尤詳讀其施為為之驚惋暇日

因尋其故塋斷壠之間穹窿數尺野叟指碑仆處鏤發而視之翠珉既泐文悉漫滅彷彿其側後得故井琢石為器往往在焉惜哉公之餘烈既如彼遺跡又如此山城可摧公志不可摧羸兵可屈公節不可屈前所為三軍懦夫聞之故可以感激也非生死有以澤一方其能血食而不絕乎昔唐之許遠張巡區區全一睢陽事不克而就擒然猶瑰才大筆紛紛記述充塞其庭如公耿介寂寥無辭其亦不幸非舟車之所會耳予懼建廟之端愈人而無傳又居吾鄉也豈宜拾諸故撫者舊之說拾前史之要而為之記治平四年書

韓公別業碑記

明 鄒守益 已見

昌黎韓公家鄧之南陽幼孤隨兄會謫嶺表卒從嫂鄭歸河陽建中貞元間避地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我朝正德戊寅督學石崖林子慕公之風而舊址莫稽乃擇敬亭之勝撤佛氏像為公祠仍設僧守之而翠雲僧徒私崇其教為從公於殿傍小亭名曰守之曰彼何侯以量移至既然亦曰公力排釋氏而南國曰氏以居神其馨之乎遂捐俸鳩工相地覽其而南國曰侯適來協圖或成爲堂爲門爲垣顏曰唐昌黎伯韓先

生之祠祠左一徑夾竹而行宵然出祠後構亭其上曰  
 敬亭仰止門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許設綽  
 楔於橋大書曰昌黎別業郡之人士來遊來歌恍然若  
 韓子之復見也戚生衮貢生安國請記成績以訓於來  
 茲東廓鄒子曰嗟乎是可以訓矣當唐之世廣廈名苑  
 飛廡復壁列鼎重茵眩視而駭聽者何限如檜之偃月  
 載之共暉呼吸風雷簸弄日月會幾何時而枯蒿栖鶴  
 凍雨浮埃徒為咄唾之資若公以孤子羈客迫寒機水  
 火一時蓬茨華門誰與之比較而七百餘載諸君子剪闢  
 輿頽竭虔妥靈而俎豆之使檜與載而有知也懼伏闕  
 關會不得一染指焉天下萬世之得失即是可以定矣  
 方公之淪佛骨而滴湖也皇甫鏞沮其復進迨入而向  
 用也李逢吉忌而欲出之蚊雷市虎捷捷藩幃內結群  
 黨外建入關好莠自口矣然直筆所評以逢吉之流為  
 蝮蛇野葛而公巋然泰山北斗之望南陽祠之山陽祠  
 之潮祠之袁祠之孔廟祠之雖別墅荒基猶閱閱恐其  
 弗傳焉天下萬世之真心即是可以定矣正學弗章往  
 徃棄真而趨妄以祿位升沉為得失以毀譽異同為是  
 非如吟嘯中恍芒無所適諸君子之是舉也其醒吟嘯  
 而俾自得師乎師善而齊師惡而省弘獎仁義興起名

汪文節公祠記

明王恕

教是人人可為昌黎子也故師其忠可以報主矣師其  
 惠可以損民矣師其信可以交友矣師其文可以報主矣師其  
 審矣師其學術可以闢異端而開聖道矣而欲為鍾與  
 逢吉者亦可以變然魁勃然矣是績也豈獨以訓宜  
 賊民之求矣好是懿德伊二侯思敷訓以被士  
 民其說碑諸祠下以同求於天下萬世之真

生不違時死能全節此人之所難是人也雖死猶生令  
 名無窮焉何生畏死不為名無窮焉公姓汪氏諱澤民字叔  
 未聞終不如其不進士第官至學士守城樂寇之乘  
 上餘事皆宜賊或劫已為長流使首領守城樂寇之乘  
 大軍通城犯宜賊或劫已為長流使首領守城樂寇之乘  
 兵去留夫何之後城陷者萬可丁堅使南終為民流  
 各為不備遂遇害將死其妻不絕口領南終為民流  
 名不為衣冠以葬事上其妻不絕口領南終為民流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國郡公益文節葬在寧國  
 郡東南嶧山之麓歷年滋久鞠為茂草士人平治之藝  
 麥其上成化丙申厥孫養能訟於官同知劉誠覈實之  
 為封其域未幾誠遷去通判天台陳紀得公神道碑於  
 宋太史景廉先生文集申諫請知府涂觀欲為治墳建  
 祠勒銘於石慰荅忠魂以為天下萬世法臣子勸遂經營  
 於郡城南三里許市地建祠迨後御史江右孫弁出公  
 帑五十金以助成之首事其矣春范工於是年冬馳  
 書請余為記夫人臣之居其位食其祿任其事一遇大  
 變臨大節或心無所守苟安一時之生而忘厥大義者  
 往往有之求其見道分明視死如歸者幾何人哉公當  
 謝事歸田之日無職守無責任聞寇至而不去以為民  
 望復為部使者畫策以禦之及其彼執過降至死不屈  
 此其所難能也宜其膺顯贈獲美溢流芳百世使人  
 敬之慕之至於如此使公當徵之於時奉身以氣被執  
 之時身以氣被執之時奉身以氣被執之時奉身以氣被執  
 又何身以氣被執之時奉身以氣被執之時奉身以氣被執  
 成其事可謂不負人焉其所以為天下國家推忠  
 節義之

來者夫公之文章事業與家世履歷之詳則有宋  
 太史所為碑銘在茲不贅兵部尚書三原王恕撰

陳靖獻祠記

考明史莊烈時賜諡忠烈因祀記在前仍舊稱李

默已見

昔我高皇帝親御戎馬締造家邦每以扶植綱常培養  
 士氣為務故雖殘元黨桀吠堯猶示曲宥以存萬世人  
 臣之義古王者大公無我之心不是過也厥後再傳靖  
 難師起鐘簾不移市朝安堵文皇帝有再安宗社之功  
 而齊黃諸人自以身受國恩不敢懷二駢首就戮宣城  
 陳公迪與焉予時讀公事狀未嘗不掩卷而悲也按公  
 以洪武乙卯舉京闈辟本郡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賀  
 表上覽而異之召拜翰林編修累遷雲南左布政後徵  
 為禮部尚書回受顯命適兵起國勢艱危公等力陳計  
 畫南北相持者五年事既弗就公益抗節不遜遂并其  
 子丹山等磔東市臨刑猶作五噫歌并詩至今讀之使  
 人潸然淚下豈其忠憤所感思以頑民自待者歟子糾  
 之難忽死而伸請囚人固各有志不能以彼易此文皇  
 日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後錢習禮以練氏親黨不自安  
 揚文敏諷上上曰使子寧尙在朕富用之聖人所以扶  
 持培養之者寧有已時哉公死之日子孫無噍類百餘

年來宣人頗譁其事成化間郡守涂君觀稍祀公於故里尋卽湮廢使英爽之氣飄溢而無所依予甚悼焉嘉靖壬辰予以吏部郎謫判是邦亟求其後得公五世從孫太學生大林者而問之故乃謀諸前守餘姚邵君暉其以狀白於巡按御史虞公守愚督學御史聞人公訟請復置祠春秋薦享如大司馬溧水齊公故事二公嘉許大林亦奉地來獻地當郡學之東公少讀書處也予日故祠以敝陋速壞今宜爲久遠計乃旁購他地益之中爲正堂奉公像以居又北爲浩然堂各翼以兩廂浩然北有方塘塘畔爲水央亭其東爲井最前爲大門門東十餘步爲宛陵大節坊凡篚彝庖湏几榻百物畢具歲給掃除一人繼今而往庶幾其無速壞矣祠成郡中學者咸嘻呼慕嘆相與致私愛於公而謚之曰靖獻先生遂因以名祠會予有持憲廣東之命乃大會郡僚卿大夫群執事以中牢詣祠寧神而告成事嗚呼殷有三仁其志不同其心安也故足以獻於先王不然死者復生生者愧矣由是以觀諸公情事夫又何疑是役也肇於甲午冬十一月甲申訖於明年夏六月辛亥其費與力並給於有司不以煩民而綜理出納則悉委諸邑民貢汝舟吳孟學二人者恪職靡懈又使太平吳琪佐之

大林周旋其間多所規畫是用能集事以昭丕績均可謂勞也已矣通判李默謹

俞公祠記

明 陳俊 知府

予按革除籍見一時死事臣蹈湯火中甘心割鼎饒輒拊膺太息淚淫淫下豈見俞公周旋委曲抗節不附致鐵身以殉輒又拊膺太息淚淫淫下也或曰俞公死節也許觀方孝孺練子寧何口許方諸公非建文臣耶日受簡迪列員職奔走死何可辭譬左右手然一旦頭日腹心變手足不搔衛捧掖得乎卽文皇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語諒之矣謂桀犬吠堯非歟至俞公燕臣也縱切之奉朝請然所委贊者燕耳如日臣各爲主俞公即稍爲文皇地亦謂病於忠哉乃卒從一而終不少詭詞文難諸臣跡建文感文皇疎俞公跡建文疎文皇感此成仁取義難易規疎之辨之大較也故日俞公死加諸公一等云然公與禮部尚書陳公迪俱宜人許公觀卽父貴池人方二百里間同時死事者居其二欲觀千載震耀寶區豈光嶽間氣江海精英繫獨一方鍾歟祠構殿中孔道前大門繚之垣中崇堂室後卽居群子孫



業儒者望之枚枚栗栗吊古者過之歛以悲感時者聞之奮以激逐臣放子聞之愀然不欲生頑夫鈍士聆之低顏泚頰車將近而轅為之迴也俞公名逢辰字彥章世居水陽西鎮里由洪武戊午鄉試辟燕府教授尋遷伴讀云時萬歷丁丑五月吉日

重修張公標紙廟記

國朝 李文敏 知縣

城北五里許法露菴即昔標紙廟也余嘗道過父老往徃為余言之然未能悉其詳及閱郡志南宋建炎二十二年張公果知宣州夜夢陵陽土神告明午有漂沒城郭之難公至橫澗虔告牛背老人當可免否則數百萬生靈其為魚矣翌日公如神言往果見老人乘牛橫笛而來水亦暴至公哀懇不得請乃抱籍投水城得不沒未幾冊載一靴流至城北郡人求得公屍殮而奠之因社廟標紙遂以名其廟嗟乎宛固名郡官茲土者循良美績代有其人若公之以身殉民指可多屈乎哉今宛郡城郭人民桑苞椒衍屹然海內巨邦皆公之遺也後之報公者雖各宦有祀遺愛有祠若不藉此區區但白建炎迄今幾六百載標紙之名尙噴噴在童叟口頰間

乃使先賢遺跡竟至湮沒不傳也余心滋戚矣考易名法露在順治庚寅始現制既定余何必不仍舊貫爰捐俸置樓升公像於上俾後之人瞻而仰之曰此昔忘身救民太守張公標紙廟也庶幾名改而實未泯聊存余景仰先賢之意云爾於是畧紀其事於石以告來者康熙九年十一月記

重修鄉賢祀記

國朝 貴中孚

宜州江南之勝區也或出或處代有聞人豈人以地而特秀與然吾聞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苟賢者在焉斯足以壽千古至今訪小湖之遺樓跡論仙之舊境輒令人徘徊瞻眺而不能去矧復名賢之生長而咀豆者乎孕玉山輝懷珠川媚有自來矣邑之鄉賢祠建自康熙丙申之歲垂四十年廟貌傾圮乾隆辛未夏余宰茲土操刀初試思欲尋古昔之衣冠每當春秋瞻拜望几筵而輿有以整葺之時節因緣志未逮有章生斯盛世德來焉從容語及慨然獨肩其正蓋祠之建本於章君孝廉世生乃以後裔而克紹前烈余固喜得藉手以觀厥成世爰界之鳩工於今夏仲落成呈其冊二并錄前使杜公碑記及祠內有主而志闕畧者數人請詳載入

府乘因求記於余余惟名節之昭昭事在前人業留天壤雖匹夫懷璧終不能匿其光况紀述綦備亦何庸置其喙哉然使相土立祠不數傳而倡義者杳莫繼不且漢後人之不古若乎今章生乃能嗣厥先志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夫亦在廟之靈爽所式憑焉者耶是不可不記也丙申之前奉祀者主七十有九爵位所書亦有訛舛者章生乃一一參考而訂正之又復為後之請祀者二家立主以奉祠祀斯亦可樹之風聲矣

李公橋記

明 貢汝成 宣城人

宣城虎節國也右絡以三溪導滯而流惡重關而累帶純壩曰宛溪次東十里而弱曰東溪次東二里而強曰雙溪並自南經北擘厚絕維亘東陷道之不通則是三溪之故也雖在昔制並建津吏主濟事然是惟萬夫孔道廬候比焉乘輒歸焉通閩粵引蘇湖人繁而舟特爭濟奔載什九逮溺時梅雨兼霖怒漲湍悍如奔馬响雷甚至水高波溢滅防泐隙恍惚變流不可亂亟而冒焉鮮不漂潰漁人爭來要需阻危帶於則想夫入病焉天順二年郡守袁公勛欲造石橋宛溪名曰鳳凰必治

侯嘗以事抵雙溪歎曰備二而闕一其推禍鍾崇也二公非惜厯而惡備將不欲專名擅美而以其餘遺後人也余次二公後不能厥終是圖奚以厭二公府藏主者吾甲不敢犯取之民是復匿民又弗忍顧已先人微有遺積在驟車十餘兩歲徵值白殖亦長物可鬻充費彼浮橋易成難久卒斷航破無歲不有即不更與無梁同求永逸計莫如石乃購石橋凡為竇穴五代獸十有礎基深淵兩端礮崖凡凡工具材巖事一切自巳代之董者則其兄子果也經始於四年正月訖工於五年二月宣民靡勞費相顧愕曰誰之為也甫成適內艱吏請琢石命名不朽侯曰吾分也何名為夫夫為天下者非設險無以防守非達道無以同壹二者廢一不可居故周禮設官司險一職也既嚴阻固而藩塞之復達道路而津梁之合方氏專其達於天下野廬氏專其達於國畿蓋於防守一國之中而妙同壹九州之術是以過者如歸雖越裳氏在數萬里外趨禁雷如家寔不然營之人身雖孤邪莫奸而氣血不問不斃即病此陳川不梁而單襄公知其必亡也况今天下一統幅員廣於周鼎九州萬里島商海賈靡不輻輳而宣城既畿輔驛傳屏樓歷涉日劇直東道尤其衝要固有上督之官



諸家修者職尊錢出諸官然其美猶之家也功集而民無勞怨於何有則其事奇為宣重橋故名李公甘棠勿剪之思為日久矣而張公又李官也房之左角為李理物以起而旗即其屬旗居所則津梁通是奇之中又有奇者聊著之以紀天人交通之會焉

雙溪橋記

國朝宋 敦 知府

寧國古宛陵郡也郡以水得名宛水遶郭迤東合句水而北又東為雙溪溪為往來孔道溪流湍急一遇霖潦泛濫不知畔岸行者濡首病涉橋之建也始於明正德四年主簿李君文捐貲創造民咸德之因名其橋曰李公橋貢待詔汝成誌其事侍讀施閭章復泐之於石以志不忘自時厥後一皆於司理張君再葺於陳君遂今百載橋下北址被衝陸深一丈餘橋孔傾去而大穿洞橋之上欄杆石面罕有存焉商賈行旅時切濡溺舟之虞向之所謂扶欄與按蝶鯨背者行且蕩為以目擊矣視然不修李君之成績不幾於泯滅乎余典部以是而費無出又苦於無產可鬻會臺司

士者民中之材幹可信任者各庇其事而生員劉受祁實董其成宣旌二邑士民輸將恐後度材命工量能授事余亦以時至其地稽其勤惰課其殿最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之望斷手於十八年之六月計於橋北脚下斜封石壩一十三丈有奇橋之下浦洞石四欄杆具備共工費一千兩有奇是役也不煩徵發不費公帑民不告勞力不告賈兩年之內翼然屹然煥乎一新庶幾李君之成蹟不至於泯滅而民其亦賴矣乎劉生等具請記於余余惟李君一縣僚幕職耳而能獨力初造以遺於成余之為是舉也不能不借助於將伯余之抱愧於李君遠矣雖然余得借手於紳士告厥成功以復舊貫則余之竊比於李君若有厚幸焉而此郡人士之踴躍赴功勉從事俱不可以不書也遂從而為之記時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菊月吉旦立

重建計家石橋碑記

明 李明睿 南昌

今上御極之五年余奉命輯天下遺書因乘傳之宛陵其邑令陳君名泰來予豫章人謁予傳舍首以郡乘進予披其牒而問之曰邑之陳精獻公故有祠在郡學東矣余嘗讀遜國殉難傳陳精獻死蒼頭侯來保拾遺骸

歸葬計家橋子大夫其亦履橋上而稽其邱墓否陳令  
 君曰邑之東十五里許計家橋大都天目新安諸水萃  
 於雙溪茲水則雙溪之支流也透迤北折以抵始熟采  
 石江云某嘗一履其橋從波光鷗鳥間問故所葬靖獻  
 公處存不可識矣但見其一鄉之人往來於其塗者則  
 必憇橋側亭飲盡久之曰茲橋以陳靖獻而始著蓋東  
 鄉之望族相比居如錯繡然茲橋實當孔道舊僅駕一  
 木水溢則崩嚴冬寒裂涉者艱之萬歷庚申冬十月里  
 之沈孝廉名壽隆者滋樹心焉首捐橐百計倡募里中  
 好義者佐費鳩工甃石為橋長若干丈高廣如之越半  
 昔告竣今之肩摩轂擊得以往還無虞者咸沈孝廉力  
 也邑而孝廉渴予請記余曰是役也夫人之好為德於  
 鄉者庸或能之未足為孝廉重而孝廉之所不可及者  
 讀昔明大義克承其家生平砥行勵節卓有古君子風  
 一舉而靖獻之忠烈倂昭俾鄉之童叟提攜橋畔悽然  
 動風高仰止之思而間有隱君子游息其間撫今吊往  
 放為詩歌與雲滃石巖相答響以誌靖獻之死而不朽  
 孰非孝廉之所以興起斯人者僅一橋之重建云乎哉  
 孝廉推廣其志以行之舉凡為常風教間所當為之事

田直指修築諸圩及學田碑記

明湯寶尹

宣城

奚下可為也余於孝廉有厚望焉孝廉曰唯唯先生奉  
 命蒐天下遺書而曰以探風下里揚其忠節於弗衰  
 余小子行將謀諸陳邑侯伐石  
 紀先生言承垂百世以罔替

國之大事未有急於養民者也養民之具無所取之取  
 諸土而足非有他藉也任土之術無所取之取諸陂堰  
 則塞而足非有他奇也禹之無間然也以溝洫盡力合  
 為三大事管夷吾之謂也曰地員曰水區數致意焉不  
 王不南治將安登乎宜山城也而池欽柯泗之水四集  
 其鄉東瀾帶其委流復代三吳腹水其下瞻窮滕而上  
 應天子正供獨諸圩是賴余賢一圩計畝可十三萬其  
 餘亦連和輔以成圩可百十夫圩與水爭地者也從國  
 初至今人民漸稠墾藝漸博圩之數日多則居水之處  
 日減居水處日減則其激而行也日悍傾年以來陰陽  
 不若怒風淫雨暴虐無時柔堤激於壯濤相繼仆敗儉  
 歲之唯莫任整理日支叫號於凄旅斷梗中身與家俱  
 益有司相顧而難何萬歷四十七年直荷麻城田公巡  
 官及官省紳商自敏利民疾苦鄉三老以圩事對公慨然

曰某天子巡方使者一方不養其責在某已下教宣城  
 曰若為天子牧民官小民失養在若於是宣城縣令賴  
 侯親詣水鄉周行按脉盡得其崩潰衝決之數自遮浪  
 保安寶成以迄諸圩凡一十七所估工修葺合之需一  
 千九百餘金以上直指公公立發贖金四百首事徵縣  
 括公庾無所可僅存飲賑銀若干則為裁給八百金具  
 以上之撫臺胡公胡公報可益發贖二百金寧太道蘇  
 公贖百金都縣各捐助有差仍不足者民間得計嗛蘇  
 或之公又為畫一之禁民領贖官督事舉葢無緩趨墮  
 無遠崇廣支擘勾股合宜既於事而竣水防循理陸埽  
 得職其年潦而不害公於吏治物情後先損益如鏡斯  
 照如刀斯割利民之事無一弗舉盡蠲無一弗去舊時  
 徵解之役中家蕩產不能償至今約以官徵官解勒為  
 全書小民自祖輪以外無所與聞公府之徭使者舊行  
 部供張煩甚公一取請本原節縮日賦前後尚存一千  
 八百餘金為予太平府千金應天三百金徽寧池安廣  
 各百餘金置學宮以待士之貧者善乎蘇子之論也士  
 者民之秀傑分天下之富貴與共之士不失職則民靖  
 矣農無曠土則物阜矣天下得公數輩棋置方維百姓  
 皆得處所而憂時事矣公名生金甲辰進士撫臺胡公

應台瀏陽人寧太道蘇公進祥符人賴侯良佐萬安人  
 是時郡守南海關公驥理餘姚黃公尊素具任勞勩賦  
 役一書多理公定者也  
 刻石宛上記厥蹟焉

### 水陽倉記

明梅守德 邑人

按合甲宣城當輪縣官田租凡三萬餘石其入漕京師  
 者十之六故事水陽西鎮置官庾一區里甲如期會輸  
 粟領賦者受而藏之而邑有治粟吏止宿庾解司監督  
 焉俟漕舟帥卒至兌以轉輸人有法守而粒米無狼戾  
 蓋正統中巡撫周文襄公疏奏命郡守袁公旭創置為  
 吏民便若此久之寢以摧毀頽垣敗壞蝕於蔓草間輸  
 者雲集無所貯藏苟且支吾或餽民舍以居其奸鬪弊  
 穴由茲以熾有卒煩敲扑而後能集者僉謂有其舉之  
 莫可廢也而上無令者孰則興之荆南姜侯孟穎守宣  
 令三年所矣明章程謹賦歛民輸官期獨先諸邑稱最  
 凡兌運必躬蒞以為民主至與武夫悍卒極力相抗勿  
 令暴索民深賴焉至是則撫然曰國賦之征吏政之大  
 而闕焉不為之所將謂民何且也不戒於覆轍脫有他  
 故何能強彼徒假然受我約束者遂下令邑中修舉其

廢諮於有衆請之撫按兩臺宋公鮑公兵憲馮公郡守  
 陳公僉可之乃鳩工庀材簡里耆愿慤而能任者董其  
 役其貲則各里翁然願輸充費而侯乃出慮經畫其規  
 制中為廳事前後堂室各三楹翼以周垣重之堅壁風雨  
 攸除可以謹儲蓄慎出納正體統而明法令矣始萬歷  
 甲戌仲秋以明年春王正月迄工里之諸生王志仁輩  
 將其父老之意曰倉庾久廢而一朝修復之不可無紀  
 也且欲後之至者知興廢所由嗣而葺之永勿墜焉顧  
 是舉也敬共王賦也亦思民賦所自出其諸稼穡之艱  
 難乎周公作無逸書告成王拳拳知小人之依至幽風  
 七月謂周家王業根本繫焉民生疾苦不可一日不在  
 上胸腹間也樽節而休養之恤其力而不盡俾得安於  
 田里而無愁苦嗟怨之聲非國賦所自哉姜侯勵精於  
 治百廢具舉厥蹟多矣皆關於政體之大者非時詘而  
 舉羸其軫恤民艱不忍傷之固自惻惻於心者余不佞  
 既紀其成事而因以附傳言之  
 義後之君子其亦有覽於斯

義倉記

明 貢安國

萬歷乙亥宣城早禱而雨遂大有年邑大夫姜侯奇方  
 既識喜於堂已而喟曰吾治邑四載諸弊稍釐然無能  
 為元元永久圖儲積者天下之大命也幸茲稔稔可以倣  
 古社倉之法行之遂以請於撫院宋公儀望巡院鮑公  
 希顏郡侯陳公俊僉報可仍願行諸郡著為令侯乃下  
 令民戶稍出穀為義倉本又念先時郡侯羅公汝芳嘗  
 守義粟各鄉但郡無籍貯無厥久之弊人使隱法亦廢  
 於是出帑金名耆民負行義者親工建版山圩兩鄉置  
 倉而區懸合嚴明堅可垂久厥成而後亦集春兩如膏  
 膏信告盈承貽賑貸之利矣諸耆乃訂予文以紀之謹  
 按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以待凶而頒之廩人掌  
 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詔殺用以視年之豐凶遭人掌  
 其積以待凶荒王者視民事如家事既為之制其用  
 又焉之哉其餘以備凶荒此其至情通乎閭閻元氣蒸  
 乎宇宙所以成文明之治也王者之迹熄而自私自利  
 之者熾至於戰國上下交爭利不復以民命為意矣故  
 傷之也與民病瘼無涉而徒歸罪於歲凶先王慮民如  
 傷之也與民病瘼無涉而徒歸罪於歲凶先王慮民如  
 法不考乎生為南康為浙東皆立社倉奏請行之寥

寥數千載識此義者幾人古今治不相及厥有由矣往  
 子薄游兩吳提舉白鹿洞歷覽匡廬之下訪朱子之遺  
 踪法所立四鄉社倉遺址竊心慕之默計寄命一方踵  
 行分息然卒不逮也歸老鄉邦幸親茲厥成獨當於心  
 忍以不文不記記曰圩鄉百里之厥在水陽列於兌運  
 倉後山鄉百十餘里之厥在廟埠廣王殿下大門內水  
 陽之厥十有二楹貯穀六千二百有奇廟埠之厥十楹  
 貯穀如其數散歛平時用社倉法春而出之以補不足  
 秋而入之斗贏一升以供風耗凶年用常平法春減估  
 儲以出秋增估糶以入厥價恒平置籍三府一縣一掌  
 儲者名一掌出納者用里者不入盤查之籍凡官厥經  
 蓋倉倉名夫因故遺之然已登兩厥則非私藏無稽也識  
 以之而到其出入可覆也良法  
 美意存乎後人守之耳是為記

重修竹岳壩記

國朝 張仕驥 宣城

昔之言水利者若鄭白之渠尚矣大勢雖西北高東南  
 下而瀦澤陂塘以資灌溉所在皆然必為政者創舉修  
 復為一勞永逸之計使百世食其德吳越間最大者蘇  
 文忠濬葑田以還西湖之舊海忠介用機民開白茆諸

河之類是也吾宣有竹岳壩蓋唐時所謂德政陂觀察  
 使陳少游置宋里人學諭徐光遠修築明洪武中知府  
 事楊公觀命光遠孫宗文別開新河多築小壩以達下  
 流水利遂溥今之稽亭嶺下俗名銅坑壩者即其地也  
 壩凡溉四十里引寧邑界內山河一道由西注東折而  
 北二里許為三河口十里許為蘇家澗又十里許為官  
 坪坪制如河道開口灑水為八派支分股引以入於用  
 凡十萬餘畝而分壩內為四部曰東部曰西部曰蔡邨  
 曰新溝歲各推首事一人鳩工協築此其成例也汨沒  
 既久寢以弛廢康熙己丑冬我郡伯徐公來蒞事問民  
 疾苦惟旱澇是虞適里人諸生馬彥國徐易徐成等以  
 修復竹岳壩請公單車往視集父老周咨水泉源委蓄  
 澤潤病作而嘆曰是誠吾民之大命也雖工費繁重惡  
 可以已先是諸人具疾苦情形控之督撫兩臺事下藩  
 司勸核會公甫下車即親定擘畫原委面陳撫軍葉公  
 九思善之議捐俸速其成公獨捐三百石食諸夫匠秋償之  
 庶材又行縣許借支常平穀二百石食諸夫匠秋償之  
 於明年之十一月里人僉曰微公孰貽我承刊其世世



無忘因謀勒石頌德且以告後來者前中丞佟勤僖公  
 拜疏開濬利溥而且長復興西史遺蹟勤僖公公世父  
 也而公初宰洛西鑿七渠土人猶能舉萬甬千畝諸名  
 轉相告詔以尸祝公之澤余所吏屬陝州崤函相望以  
 是知其詳今公於吾郡中水利在在修舉而茲壩歷  
 唐宋以來垂及千祀人情惰窳或幾乎廢矣一旦決口  
 之地者復固中流之闕者全疏且啓閉有時重農也而  
 無雙利涉涓滴與共相屬也而無病利壅計田程功測  
 水置機皆出公反復周詳若營家事當守之以為定法  
 然則里人之欲勿誼於我公者其沐浴歌咏不異豫人  
 世食明賜可知也公方將入晉清秩出領封疆異時為  
 文忠忠介之所為利豈無大於斯者乎因書以俟之若  
 下之分任厥役者傷  
 工曠金宜別有錄云

重修新稔壩記

國朝 佟賦偉 已見

宜城水利之在東鄉者為壩凡十有二首岳最大其次  
 則新稔也蓋亦仰山河之水引入堰中使涇泓浦淑以  
 次受之而田得灌輸焉近者瀕河潰決於是有水泉之  
 利而棄弗能守民始以水旱為憂矣余蒞郡之明年其

里人胡大成輩以狀聞且繪圖請書修復之法而推擇  
 能任事者一人為徐一就又輔以一人為劉子恒叩之  
 則成曰是役也前人有成勞罔三百六十餘年矣棄之  
 可惜蓋洪武時徐惠劉見所創知縣李王公文質主之  
 其捐資重建於萬歷間者則則部尚書徐公元太也志  
 乘碑版具詳本末今舊壩者力難復堵請相度鑿新  
 溝便余即按視周遭審其形勢見新稔壩始於孫家  
 埠訖於雙橋鎮溉田四萬八千有奇其引河水入也經  
 高橋坊下為總壩者一自總壩而分則為高坪長安坪  
 鄭村坪施家坪者四此灑水之故道也今高坪長安坪  
 已久鄭村坪亦有決者而長安坪決口尤巨以是水利  
 不能溥既又按溝渠遠近相去之迹謂其民曰予得之  
 矣長安坪者昔與鄭村坪二今可使為一見鄭村坪有  
 溝三日東溝口中溝日西溝而中溝之下去長安坪僅  
 八十餘丈此可鑿也遂令計步程工深廣各有率余捐  
 銀買居民胡羅二姓田若干一就亦以田助越三日渠  
 成則鄭村坪中溝之水入長安坪長安坪之水入棟樹  
 坪又下分為五坪以次受之而水利均矣溝各有橫斷  
 斷有石閘又均其坪之高下俾無偏壅壩有首有部部  
 以甲十七夫監樅維均夏閉冬啓以便行舟凡與作皆

檄高尉錫珪董其事自後雖大旱居民恃以無恐而尚書之績稍以復完余嘗考明史得尚書立朝不阿權相大節及其出撫西蜀討平酋羌擴地千里奇勲爛焉乃即一水利而為德於鄉若此况溯自明初久遠之澤迄今服先疇者且世食之而弗思修舊起廢其可乎若夫順民之欲以作其勤太守責也故書以告後之人俾有焉考

崑山金牛洞記

宋魏良臣

小智自私則物方域而不通達人大觀則包宇宙而無外蓋天以氣而覆地以形而載氣覆於上則日月星宿照耀森列有日者皆可觀至於紫宸金闕霞府瓊宮雖聞其名而世終莫之見形載於下則山嶽河海結峙融流有足者皆可至至於名山秘府真宅奧境苟傳於世則必有待而後顯焉如華陽洞府則以茅真君而顯龍虎山則以張天師而顯如閭皂山則以葛仙公而顯如卯酉山則以葉天師而顯自餘塵外仙居隨寓昭著未易一數也宣城崑山舊有洞名金牛蓋以其潛通幽隱周流而無不徧也自昔嘗有真隱修煉於此歷時滋

久丹竈為墟榛莽蔽蔽狐兔穴藏熊父野夫棄置弗顧志上道流睇視歎息幾年於茲矣紹興甲戌秋僕命猶子仲遠往視之因稍加荒緝結小菴於其側村巷鼓舞欣然効力曾未浹旬已畧就緒僕乃杖策繼往登臨四顧洞形敞豁上有巨跡如仰足印青躡蟠遠於前寶蓋倒垂於下山川林壑誇奇挺秀莫可形容恍然如游瀛洲上蓬島揖浮邱而拍洪崖不知身之在塵寰也遐想其遊仙旅雲騎鶴馭瀚洋其間鼓鈞天之奏舞霓裳之曲逍遙快樂遊乎蓬萊不可尚矣因知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理固有自然相感者隱有待而顯晦有待而明譬之負材抱道之士方時未遇執耒垂竿販繒屠狗之人未之奇也一旦遭地遇上據發蘊素則澤及四海而名垂萬世亦猶是矣僕因有感於斯乃為之敘以紀一時之偉觀紹興丁丑八月朔旦如心居士魏良臣記

敬亭山記

高維岳

嘗聞光嶽氣靈人文攸叶敬亭渾沌於上古疆理於周漢而名勝於晉唐元暉發其藻太白揚其輝雲蒸霞蔚之色珠璣玉貫之文漸振振矣蓋江左之山祖於黃龍從盤百十餘里三十六峯之奇挿入天衣其幹為南都

其支為三輔而宣城則三輔之要區敬亭則畿甸之望標也志所謂控吳楚而帶江湖擅靈異而饒勝蹟信有然矣何者環宣皆山也高者多蠶鼓而乏空澗下者又培塿不足當大觀惟敬亭特起於川原廣延之中而環峙若屏翰自一峯以至敏應廟聯綿三十餘里即畫圖不工於此居然為一部之雄秀此高賢才人所必仰止而快於此也飛閣翠雲更上更勝而陵陽之茂林復嶺層城繡市鬱鬱葱蔥聳然者為鼇峯豐嶂翼然者為郡齋謝樓詞賦爛焉可挹而想彼其峩峩天南卓立龍漢者誰則黃山之天都其最高也而文春而華陽而通靈而稽亭而嶧山嶙嶙皆聽轉而東則長旛麻姑轉而西則天門行廊轉而北則硤石青山森然排雲燦然列翠入言三千粉黛八百烟花庶幾似矣若夫千源萬派之水隨山緣谷何可殫記第舉其所可指可見者西南來自績溪東南自天目各百餘里而合流於寧國之五河又透迤自餘里至稽亭則注為後潭復百折而度玉山為東溪為句溪其自正南柏枧金牌等溪澗而來者勢如建瓴百餘里而響山砥之赤壁澄潭旋繞郡城穿鳳凰濟川兩橋而東為宛溪由是宛甸二水合注新城水雲一片如玻璃浸敬亭之趾亦何掩映乎詩有兩水夾

明鏡有百只照心明其在斯矣亭臺帆檣縱橫飛動何異蓬壺真有應接不暇者至若大河西而太湖涇川之水合而為南陵之青弋江大河東而於潛廣建之水匯而為崑山之南湖湖與河會又總歸於黃池統敬亭之北界而出大江俯仰之間河山嘉靖迴文郡邑纏連帶礪皇風際盛光景昭明當其青陽特布萬卉爭妍韶華滿眼修禊飲而擷名芳人唱陽春之曲則敬亭盜春臺也及其朱明在候細野耕歌薰風透體沐幽蘭而坐茂樹地懸清涼之境則敬亭即西池也清商曲奏敬亭可餐山逾青水逾碧更覺天高而氣清彼丹葉黃花藜桂郭郭俱為登高點景北陸日行敬亭如玉石著皚峯著處恍若凝華而積素明下華瑤臺蒼松律律正堪賦雪沉吟若乃曉近瑞晴湖霞之氣氣萬狀夜月朗朗林壑上影習于端又香洲時時可與我夕幾幻自應者即左思都之後賦難寫意郡之佳麗倘孫綽天台之神秀可方茲山之清好試品江左諸山天都鍾陵而外誰作敬亭會不謂其於齊中數母亦清幽不尚入關而舍敬亭會不謂其於齊中數母亦清幽不尚入關而舍別若韓昌黎文思八代韻辭公文不相之忠耿千秋

此其著者或保障或戡亂或勤王惟靈是啓題詠標致  
 謁三賢祠祇深景思若夫奕奕亶生躋顯名挺大節耽  
 逸哲者何可勝道風格文章均足表人倫而光山色乃  
 詩稱聖俞當是宗工亡友禹金蔚焉接響追維結社此  
 山之曰能無歎逝其他仙如子明琴高禪如黃蘗扶風  
 則奇蹟也上下古今疇非山靈氣韻所托抑奚事封時  
 爲哉以是記敬  
 亭敬亭滋勝矣

遊敬亭山記

明王思任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  
 也姑孰據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從青山討宛則曲曲  
 鏡滂吐雲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潭鳥語入流兩  
 壁且答望敬亭絳霧浮巘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  
 不得動既束帶凌巘事乃以青鞋走眺之一徑千繞綠  
 霞繁染不知幾千萬竹樹黨結寒陰使人骨面之血皆  
 爲膏碧而向之所聞鳥啼罵明者但有茫然竟不知聲  
 在何處厨人尾我以一鷓鴣勞之留雲閣上至此而又知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造句之精也眺乎白乎歸來  
 乎吾與爾凌丹梯以放天語也日暮景收寒濤沸亂饑

猿出啼子慄然不能止歸野舟中夢登一大亭有古栢  
 一本可五六人圍高百餘丈世眼未親世想不及峭嶠  
 斗突通嵌其中榜曰敬亭又與予所遊者異嗟乎晝夜  
 相半牛山忽而焦鹿長圍視虛空間夢何在乎游亦何  
 在乎又焉知予向者遊之非夢而  
 夢之非遊也是爲記壬寅四月

重修敬亭諸勝蹟記

國朝楊廷棟

敬亭曰胡李相繼賦詩遂有各天下山半殿閣亭榭錯  
 立竹樹中供遊人食眠歲久以次就圯邑人營上彩錫  
 索錢曰山門仍其趾而壯麗之與巖壑相輝映凡來遊  
 者由山麓盤旋而上登四五折崎且迂兩股罷憇苦不  
 支上彩創一亭道中得小憩頽曰穿雲俯瞰深澗雨過  
 淋漓亦入山一亭道中得小憩頽曰穿雲俯瞰深澗雨過  
 者蓋寡上彩非素村子輟慨然無吝色糾工庀材始於  
 乾隆戊午身終是歲而告竣厥功其維世復留心風雅  
 合五世食指數百獨力贖給行是範焉將求勤抑茲山  
 後各額味者更在齊雲閣之上毀於蛟故址僅存距今

十餘年未復天都明經汪成龍捐資重構始聞上彩風而踵起者上彩字予懷受職未仕兄彬舉孝友才能任貴州軍民別駕云

記諸葛筆 七則

宋 蘇軾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散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近日部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病筆者既利於易收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予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所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

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唐林夫以諸葛筆南東寄僕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為此作數紙

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

入在海外外舊所賣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憚芳如魏元忠所調騎窮相驢脚搖韆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

筆乃爾蘊藉耶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釐革坊役記

明 梅守德

縣之在城為坊者六故事凡諸行臺使館暨官司公用器皿類皆取給焉邑附郭而繁費且不貲凡應役一年輒破產廢家存者莫能什一嘉靖戊申間當道稍議蘇之而計畫未周尋復如故坊民雖苦弗堪罔敢有言者

